

黑地獄



凌鶴作

黑地獄

凌鶴作

戲劇時代叢書之三

戲劇時代出版社

1937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出版

每冊實價四角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凌

鶴

發行者

上海派克路一〇七弄廿三號
戲劇時代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福州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

序「黑地獄」

田漢

在中正堂很緊張地看完了國立劇校的「黑地獄」的公演。到最後打漢奸的時候觀衆情緒是那樣的熱烈，他們都站起來了，狂叫起來了。我們深深地感到現實的場面之無比的力。

然而不久這劇本聽說就遭受了禁演的厄運。理由是劇本寫得很「淺薄」，我們知劇本被禁演的理由一般的是「有傷風化」，「有辱國體」，「有礙邦交」，而因「淺薄」被禁演却是未之前聞的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對於這一「淺薄」的劇本我却很有興趣來寫幾句「淺薄」的話以爲介紹。

誰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進攻現在又到了一個最危險最深刻的新階段。這一新階段的特徵是一面對我國作強×式的無恥的經濟剝掠，如走私之猖獗，所謂「經濟提攜」之強迫實施；一面却又公開或半公開地在我國領土內作大規模的武裝

進攻的軍事佈置。兩年以來日本強橫地在我華北駐兵，公開地建築飛機場，祕密地修造各種軍用工事便是好例。天津海河浮屍之不斷的漂來，便具體地說明了此種軍事佈置之何等加緊，也說明了我們民族危機嚴重到什麼地步！凌鶴兄的「黑地獄」便以這謎一般的「浮屍」事件做題材強有力地暴露了敵人的新的軍事陰謀，及伴之而來的毒化政策。在材料的處理上當然還有一點 *Journalistic* 的地方，但在正議的嘴被塞住了的今日，這樣痛切的呼聲真有空谷足音之感。今日的劇作者間顯然的有着兩條路：一條是抓取當前主要的現實的題材大胆地正確地加以處理的路；一條是避開主要問題，對於帝國主義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却祇在家庭男女之間兜圈子的路，前者常常被學者們罵為「淺薄」罵為「有中學生氣」，後者常常給那些「莫測高深」的人們歎為「高深」。在這個意義之下，我以為「黑地獄」的作者正不妨以「淺薄」為誇耀，而且繼續不斷地向着這條「淺薄」的路邁進。

正如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放出許多文化的憲兵企圖從精神上消滅中國民衆

一切的反抗運動一樣，在劇校公演此劇時他們也一毫沒有放鬆，據說每場都派有專人來監視。其被禁演的理由應該是不在彼而在此。這樣有抗敵意義的劇作當然應加倍地獲得愛國民衆的珍視。我們雖然暫時很難在舞台上看到此劇的演出，但我們相信每一有正義感的讀者看到最後的一頁仍然要站起來，狂叫起來的。

七月七日於南京

幅四面台舞『獄地黑』

出演校學劇戲立國京南

演導祥彥馬



幕一第



幕二第



幕三第



幕四第

目次

田漢序	一—三
黑地獄(四幕劇)	一—三四
荒漠笳聲(獨幕劇)	三五—五六
洋白糖(獨幕劇)	五七—八六
作者後記	八七—九四

黑地獄

人物：

金姑娘

二十六歲

生活在下層社會中的嬌艷而聰明的少婦，在蕭漢江的把持中。

倪毅

二十九歲

在東北戰地歸來的鬥士，曾經受過中等教育。

馬國材

四十六歲

流氓出身，有才智，有魄力，靠着鬼子的力量，他爲下層社會的權威者。

蕭漢江

五十一歲

頭腦簡單，爽直，勢利，也略有義俠風，絡腮鬚，掩着臉上的刀疤。

蕭大龍

二十五歲

蕭漢江的養子，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血性青年。

崔善慶

五十八歲

貪婪，吝嗇，固執，韓國籍的鴉片窟的主人。

崔朝明

二十五歲

崔善慶的兒子，倪毅的朋友。

洪二爺

四十七歲

亦名紅疤子，前清時曾捐過道台，可是現在却是小偷了。好誇大，善屈辱。

石富財 五十四歲 洪二爺烟床上的朋友，惹直妄想，自作聰明，什麼都沒有，但吃了烟也什麼都滿足了。

李三泰 三十五歲 失業工人，用盡一切方法來找職業。

李大嫂 三十三歲 李三泰的妻。富於情感，神經質的勇敢婦人。

老王 四十三歲 嗎啡中毒的苦力。

小張 二十六歲 嗎啡中毒的苦力。

王老爹 七十一歲 老王的父親。

張大媽 五十八歲 小張的母親。

白帽 三十七歲

羣衆甲乙丙 年齡不詳 俱爲男性。

其他男女羣衆多人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三六年夏天的某日下午。

地點：

天津旭街與壽街之間的某舊洋房內。

佈景：

這是舊洋房的地下室。後方中央有半月形鐵窗一，可見街中鋪道上行人的腳。窗的左方（即觀眾席的左方）有一堵突出五呎的牆。牆左有隔成房間的板壁。這房間是這烟窟山水洋行主人住的。房門開在極左的角上，板壁挖一圓洞，作為房間的窗戶。牆與板壁合組成一條小巷，小巷中斜掛着多級的石梯，那是通大街的。當梯的門打開着的時候，陽光微弱的瀉下來。否則半月形的窗便成為陽光唯一的來源了。窗右的前方橫斜着通地面上，金姑娘房間的土敏土樓梯，樓梯上

少不了有鐵的扶手欄干，就在樓梯的後面，貼着短板壁。壁後和最後的牆之間，佈置着幾個煙炕，但都不爲觀衆所見。室中有破舊的八仙桌、板凳和破椅之類，桌上有茶壺、酒瓶等等。

幕啓：街上有電車、汽車、街車駛過的聲音。有幾個苦力在烟炕上吸紅丸，連石富財和小張也在其內，不過都不爲觀衆看見。崔朝明很無聊的在桌上用手指蘸茶碗的水寫字。洪二爺已經吸飽了紅丸，坐在通金姑娘房間的樓梯上捉蟲子。小張自煙炕上走向左旁圓洞的窗口，很慎重的數着銅板，交給坐在圓洞後面的崔善慶。石富財唱着小調。

石富財 正月裏探妹正月正，我與小妹子去看花燈，看燈是假的呀，妹子，調戲是真情呀，
你呀可知情……

小張 崔老闆，再賣給我兩粒。

崔善慶 （自洞裏伸出頭來，數着銅板。）少一個子兒。

小張 少一個明天來補行嗎？

崔善慶 (向小張伸着手掌) 那不行。

小張 真沒有，掌櫃的！

崔善慶 (交給他一粒紅丸) 那你就少買一粒罷。

小張 (苦笑而怯弱的接着一粒紅丸) 那末多着的幾個銅子兒呢？

崔善慶 (想給還他，但想了一下又收下了) 就存在我這兒罷，明兒你不是還要來的麼？

小張 可是…… (只好笑笑的仍然走回原處，崔善慶亦隱去)

洪二爺 (在捉住一個快要逃走的蟲子) 往那兒跑？ (捉住放在嘴裏切死了，吐在地下) 吓！

下一輩子再來咬我二爺，臊你妹子！

石富財 (從烟坑那兒走出來) 這個屋子真奇怪，天還不怎麼熱，可是這兒却悶得慌。

崔朝明 可不是，在這地底下，看不見陽光吸不夠空氣，一天到晚就這麼黑黝黝，陰沉沉，

好像給什麼壓住着，簡直換不過氣來。可是日子過得久了，也就慣了，到後來，也會覺

得很別致，很有趣兒。

洪二爺（捉着兩個盆子送給崔朝明他們看。）瞧瞧兩個疊在—道。臊他妹妹的，我的血給牠們吃得飽飽的，牠們到快活，（兩手將兩匹分開，又送到口裏，）你們吃二爺的血，二爺吃你們的肉。（吐痰）呸！讓你們做風流鬼去！

洪二爺（停止捉蟲，穿起衣服來。）（街上的噪音）哎！「捉不淨的蟲，拿不完的賊，」這話真有道理。

石富財 洪二爺，這話屬誰呀？你自己幹什麼的？

洪二爺 什麼？

石富財 那還要我來點明人家爲什麼叫你紅疤子？你臉上的那塊大疤，不是做賊給人打疤了麼？

洪二爺 放你娘的屁。你又比我強？你只有九個手指頭。早告訴過你，這是一塊瘡疤，你今天又來瞎扯了。笑話，你二爺會做賊？

崔朝明 那末馬國材幹嗎老是要尋着打死你呢？

石富財 唉，可怎麼說不是你偷了他老婆的褲子，他會找着你不放嗎？

洪二爺 臊你妹子，那條褲子是他老婆甘心情願借給我，我去當的，我二爺要去偷你這窮小子講話要有分寸，下次再叫我紅袍子，小心二爺揍你。

石富財 什麼？你要跟俺打架？行，俺跟你來較量較量吧。少掌櫃的（指崔朝明）給我做個見證，我輸給你了。（指洪二爺）我請你客吃兩粒紅丸子，你輸給我了，我什麼也不要你的，只要乖乖兒給大爺叩一個響頭。

洪二爺 放你娘的屁，你看不起二爺是不是？你有種給我跑過來，二爺在這兒等着你。（他捲起袖口，披上鞋跟。可是當石富財追進一步，他便後退了。）有本事再進一步，不打你算是你養的。（又退一步）好，我再讓你一步，你再敢過來麼？

石富財 （扯住洪二爺的衣領）怎麼的，紅袍子，再敢強嘴嗎……跪下來，給大爺叩頭，要叩得響。

（烟坑上的和其他的人都大笑。）

洪二爺 好了好了，算你強，幹嗎這樣神氣？

石富財 不行，快叩頭！

洪二爺 那何必呢？石大哥，欺人不要太甚，給小的留個面子，這許多人……你看，不難為情？

石富財 那不行，有見證人在這兒，說到就得做到。（提起拳頭來）快叩頭，快！

洪二爺 好好，「好漢不吃眼前虧。」（叩頭）這次就算給你贏了罷。（大家嘩笑。石富財甚為得意。洪二爺拍了褲子上的塵土，將袖口放下來。）等着瞧，總有一天會報仇的。韓信也

能得忍受胯下之辱，我洪二爺為什麼不能學一學古時候的英雄好漢。（大家大笑）
關羽降曹，姜維降漢，都是為着不得已。（大家又笑）笑什麼！這都是書上有的話，

「大丈夫能屈能伸，」上頭不肯跟鬼子打，也就是這個意思。（大家又笑）

崔朝明 洪二爺，有種真能說。

洪二爺 本來就是這樣：「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朋友！（指石富財）你太野蠻，而我現在

雖則窮，總還是書香子弟，比你文明得多。不說別的罷；我的爺爺，在前清的時候，就是辦洋務的，和洋人打交道就不知道多少次，就沒有一次不是客客氣氣的讓洋人笑開了嘴。那時候滿朝文武誰不佩服我爺爺。說到我爸爸，他是邊疆大吏。（對石富財）邊疆大吏，懂嗎？就是駐紮中國邊境的大官。唉，他更行，外國人來搗麻煩的時候，他能跟洋人講理，從來就不輕動干戈，懂嗎？這就叫做「以德服人」，這就叫做「王道」。石富財 誰跟你抬祖宗呢？有本事你得和大爺打！

洪二爺 瞧，動手就打，你就是太野蠻！我說給你聽。到了我這一代，我哥哥也在交涉公署辦過事，不是早死了嚇！到今天那還了得！我呢，就是吃壞了這一口，（做手勢）家裏敗下來，什麼也沒有啦，弄成這個樣子。可是從前，哼，騎高頭馬，前清的時候，才六歲就捐過道。嘿，誰不知道我洪二爺……

石富財 （搶着說）從前的事說他幹嗎呀？高頭馬現在又騎不着。現在罷，只好做賊，只好和蝨子打架。

洪二爺 唔，對了，剛才還和蠶子打了架。（大家笑）（街上的噪音）

崔朝明 怎麼的？還沒有過足癮，又等着金姑娘下來給錢你哪？

洪二爺 金姑娘是個好姑娘，爽氣，大方，人也長得挺好看。簡直跟梅蘭芳老闖差不厘。

石富財 他也常愛到這下面來？

洪二爺 你一共也沒來過幾次，那兒會知道這兒的事告訴你，他有一個相好的頂奇怪，

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兒，從前是一個小流氓，殺人行兇，無惡不作，可是近來，給鬼子衙門裏做事，什麼事兒都幹，到弄得挺闊。他有一個買來養大的兒子，他媽的（獨自

地笑着）「父子同科」……

石富財 什麼？

洪二爺 和他爸爸一道愛上了這個女人，還不懂？

石富財 他爸爸知道嗎？

洪二爺 那怎會知道呢？知道了那小傢伙還能留命？

崔朝明 他媽的那個兒子也就不是東西。有一次爲一點小事和我吵起來，他罵我是亡國奴，給我揍了一頓，要不是他爸爸來扯開，我簡直可以揍死他。

崔善慶 （自房間裏出來，罵他的兒子。）怎麼？你又瞎扯哪，教你別多嘴，你爲什麼老不聽我的話的。

（老王發了烟癮，自通馬路的樓梯登場。他無力走路，幾乎是跌了下來。大家都驚奇的望着他。）

老王 （躺在地下哀求崔善慶）崔大爺，做做好事罷，賒給我一角錢罷，救救急，明兒準還錢。

崔善慶 賒給你你說什麼？

老王 做做好事罷，我簡直受不了啦！

崔善慶 不成！我什麼時候賒過賬的？要買藥就得現錢。

老王 就這末一次也不行嗎？俺從來沒有少過你一個子兒。

崔善慶 這不關一次兩次，我不能開端。並不是你老王不肯賒，無論是那個大好老，我也得現錢現貨。以後你來賒，他也來賒，教我問誰討賬去？

石富財 他不是說明兒一定給錢嗎？

崔善慶 明兒給錢？笑話！

老王 明兒準給，不給就是王八蛋，以後俺老王能不再上這個洋行的門麼？

崔善慶 廢話，再多說也不給。

老王 哦！這就是要噁死啦。（滿臉是口水鼻涕，躺在地下不能動。）

崔朝明 我真不懂，幹嗎要吃上這個玩意兒呢？

石富財 這你那會知道：第一次第二次因為活計太重了；做不上來，就吃那末一點助助精神，可是這東西真奇怪，吸上容易戒掉難，不吃就不能做活，躺在地上就不能爬起來。

洪二爺 好掌櫃的，你就給他那末一點兒罷，你瞧他這個樣兒怪可憐的。

崔善慶 我又不是大財主，我又不是慈善家，天下可憐的人多着哩……

石富財 太不講道理了。（很氣憤的）老王和咱們全是這兒的老主顧啦，才幾十個子

兒的事，幹嗎做得這樣刻薄？

小張 我們的錢也給你賺得不少啦，幹嗎生意做得這麼硬？不賒賬也不能先收我的錢。

剛才我多下來的幾個銅子兒，不是不肯給還我嗎？

崔善慶 你們是什麼王八羔子？全給我滾出去！這兒是洋行，知道嗎？你們敢在這兒吵鬧？

是不是想到衙門去？我不給老王賒賬，關你們鳥事……（大車的聲音）

蕭漢江 （自通金姑娘的樓梯上下來，他已經聽到了崔善慶說的最後幾句話。）什麼事這樣大

嚷大嚷的？（除了崔朝明之外，大家都見蕭漢江下來，立時趨避，好像嚙囉們懼怕大王似的。

而崔善慶却諂媚的逢迎。）

崔善慶 唉！你來得正好。蕭大哥，這些混蛋又在我這兒搗亂，請您給吩咐他們出去。

蕭漢江 （走近老王，用腳踢他。）你睡在地下幹什麼？翹辮子了麼？

崔善慶 就是這個小子。他發癡了，要我賒白麵給他吃，您想做我們這種生意的，那能不

現錢買賣？可是石富財和小張却說我不做好事。笑話！做好事能不吃飯麼？

石富財 只是一角錢，他說了明天就給也不行麼？

蕭漢江 不准嚷！關你什麼事？要你插上嘴。這是什麼地方？你敢在這兒搗亂？（再和崔善

慶說）你就給他一角錢罷，記在我的賬上，算我請客。

崔善慶 行，您說給就給。您大哥的面子，就是白給吃一角錢也算不了什麼，幹嗎要您花錢！（入內取白麵）

蕭漢江 不，你也不用客氣。一二毛錢的小事，算什麼？我那兒不交幾個朋友？「五湖四海皆兄弟，人生何處不相逢？」

崔善慶 （自內拿出白麵給老王）拿去。不是蕭大哥的面子大，我簡直就看你死。（老王將白麵放在挖空的紙烟中，吸了幾口。）還不給蕭老大叩個頭！

老王 （爬在蕭漢江脚下叩頭。）謝謝蕭大爺！今天救了小的性命，日後你大爺要做大事，情發大財，有用得着小的時候……（使勁的吸烟。）

蕭漢江 嚶，你到挺懂得道理的，站起來罷。唉，一個人總得講義氣。我平素對待朋友，

就像自家的兄弟一樣。老實說，人生在世，誰不要兄弟們幫幫場面。只要我在這天津的碼頭上站得住腳，少不了大家都有好處。

崔善慶 那還消說，蕭大爺有的是胆量，什麼事情都能做，有誰比得上你呀。

蕭漢江 要成大事業，自然要靠運氣，可是腳踏實地的做去，不怕沒有好處。

崔善慶 大哥有了好處，我們大家都有好處啦！

蕭漢江 那還消說，到那時候就是咱們的天下啦！

金姑娘 （只聽她在自己房裏喊叫的聲音）喂，你上來罷。

蕭漢江 （像是對自己說）喊我（大聲）幹什麼？

金姑娘 （聲）馬大爺找你來啦。（電車的聲音）

（馬國材現身在通金姑娘房的樓梯上，蕭漢江立刻迎上去。）

蕭漢江 啊，你來了，有什麼事嗎？（他和馬國材同上。）

石富財 （指蕭漢江）不錯，講義氣，看得起朋友，做人做到這個樣子，才教人佩服。

（崔善慶聽了，不很舒服，但不說什麼便走進自己的屋裏去了。）

洪二爺 的確不壞。（見李三泰頹唐的自外入）你跑到這兒幹嗎？又不買藥？

李三泰 我來找小張，他在這兒嗎？

小張 自內出。你找我幹嗎？前天說的那個事情吹啦。那個東洋廠只缺三個熟手，可是你的運氣不好，來不及，我去給你打聽的時候早補上啦。

（李三泰聽了，若笑着低下頭，不說什麼。）

石富財 （拍老王的背）怎麼的？現在可起勁啦？

老王 （挺挺胸脯）唉，現在行。他奶奶熊，不吃那末一點簡直動不能動。

石富財 這樣說來，蕭漢江簡直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了。

老王 話可以這末說，（望望樓上）可是蕭漢江做好事這也不過是頭一次。

石富財 這是什麼話？

老王 你不記得啦？他在咱們身上得着的好處還少？那一次他教咱們拿着紙旗子在街

上喊，什麼自治，什麼請願的，到晚上，他親手發給咱們三角錢。可是後來一個朋友說，鬼子發下來的是每人一塊，他吞了七毛，六百人，不是一筆大油水嗎？

李三泰 有這樣的事？

崔朝明 你還不知道？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洪二爺 唉，給老王這麼一說，我也想起來了。前不久的皇會，他做了會頭，從掃殿會領了五百塊的治裝費，可是有人說他實際上是領了七百，也有人說領了一千，他們的眼，誰說得清楚？

李三泰 那還消說，敢情做了會頭的都發了財。你沒有聽見那時一些數來寶的唱：「你有會，我來湊，金銀財寶滾來了。」

小張 數來寶的還有這麼唱：「天津一百五，獨流一百六，原定一千六，夠不夠，皇會湊。」大家都擔心，怕有土匪趁火打劫，可是後來才知道是謠言。

石富財 若不是爲了這謠言，那一定得攆駕到會道上走，可惜後來只在天后宮裏面弄

了一下就完了。

洪二爺 可不是，皇母娘娘本來以為十年來，冷清清，這一次一定遊街遊定了的，誰知道樣一來，她老人家鬧了一場空歡喜。

（引得大家都笑了。）

老王 那一次皇會真鬧熱，十多年來算是第一次鬧熱過。

李三泰 這一次玩意兒花多少錢呀！有許多人罵，鬼子在天津越來越利害，還來這一套。崔朝明 可不是，他們說這樣可以繁榮市面呀！

洪二爺 臊他妹子，單街子簡直給人填滿了。不管警察們整天的忙着用藤鞭子打人，弄得滿頭是汗，那市民銀行的前樓市×特包的大看台前，還是擠得水洩不通，妨礙着市×的太太小姐們全沒法兒看。

崔朝明 天津人看皇會比什麼都要緊。過了這關沒那關，簡直非看不可。看了皇會死也不委屈。

洪二爺 像這次皇會我二爺也祇看過兩次。大纛卷的金音法鼓啦，姜井的九獅圖啦，獨流，通慶的中旛舞啦，嚙，那簡直就是鶴子翻身，耍得好極啦。

石富財 西沽的太平花鼓還不夠好？一夥十幾歲的小孩，有李遠，有燕青，有六個女角跳舞，還有八個武生公子打扮的都要雙鏡……

李三泰 這一次有錢花的可真花錢不少。截一夥會，就得五斤小八件。假如三四十夥會全截了，總得一二百斤小八件。

小張 這在有錢人算得什麼？再多點，也拿得出。

老王 對，像我們窮小子才倒霉。那一天我從萬國橋老遠的也趕着去看。那是我的老爸說：「活了這末大年紀，也得去看看鬧熱。」要我陪他同去。看了一整天，沒有在碼頭搬貨，好，第二天就弄得買白麵的子兒也沒有了。

李三泰 那是你自討苦吃。那時候有貨你不搬，可是現在，大批的洋貨，全不走海關的碼頭過，你就想搬也沒有得搬啦。

石富財 那末搬私貨呀，不是更可以多弄幾個錢嗎？

李三泰 那我可餓死了也不幹。我們工會議好了的，不論怎麼樣，大家不搬私貨。

石富財 這是你傻！

李三泰 你說我傻，我才不傻哩。你說鬼子待咱們中國人……（停住）

老王 話雖是這麼說，不過一家人要吃飯，不幹活，又不能像洪二爺那麼的多一只手。

李大嫂 （自外入，立刻找着她的丈夫李三泰，大嘆。）你跑到這地方來幹什麼？窮得快要餓

死了，你還要學會吃白麵嗎？

李三泰 誰跟你說我來吃白麵的？我早說明白了，我是來找小張，問他找工作做的事情怎

麼樣了？你跑來嚷什麼白見鬼麼！

李大嫂 誰跟你嚷？誰跟你嚷了……到這種地方，還幹得出好事兒來麼？

李三泰 好好，我們回去罷。

李大嫂 回去就回去。（夫妻同下）

洪二爺 哈哈，這才有趣兒啦！

小張 真是奇怪，誰到了這種地方來，他家裏的人就以為是到了老虎口裏似的，非把他拖回去不可。

洪二爺 當然囉，到了這兒來就是遊地府……

小張 以前我剛吃上這個玩意兒的時候，我的媽媽也是一天到晚鬧着跟我拚命。可是到後來她也沒有辦法，也只好不管了。

洪二爺 家裏人管我們，朋友們勸我們，其實他們全錯了。吃上了戒不了，一天到晚的眼淚鼻涕，這種難受的事，沒有誰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但是有什麼辦法，誰也埋怨不了誰，現在連埋怨我自己的勇氣也沒有了。

石富財 紅袍子，你……

洪二爺 我求求你不再叫我紅袍子了好麼！

石富財 好好，洪二爺，我說……你這話說得挺對，誰也埋怨不了誰，就連埋怨自己也不

高興了……

洪二爺 不對，我是說「現在連埋怨自己的勇氣也沒有了。」

石富財 你別再跟我鬧，整扭了好麼？（少停）就說我罷，什麼也沒有了，可是一過尼癮，我就覺得什麼都有了。只要運氣好，我們吃洋煙的也可以做大事業。

洪二爺 噯，你的同宗石毓珊在招兵買馬啦，要做皇帝啦，你現在去找着他，還怕沒大事做麼？

石富財 哈哈！哈哈！我的心事給你說中了，可是我又怕他不理睬我。

（蕭漢江又出現在樓梯上，洪二爺第一個先看見。）

洪二爺 喔，（警告大家）他又來啦！（大家都肅然。）（街上的噪音）

蕭漢江 誰要做工麼？我給你們工做啦。

老王 哦！那真得謝謝大爺了。

石富財 到那兒做工呢？大爺！

蕭漢江 那你用不着問，反正我不會給你們吃虧。剛才馬國材兄弟來說，要八百多個弟兄，立刻就要。

小張 八百多，立刻就要？

蕭漢江 對了，八百多你們給嚇住了吧。有飯吃，有地方住，白麵不少你的，工錢至少也有五毛。你們有親戚朋友的，都去找，回頭到海光寺集齊。

小張 到海光寺又是大請願？

蕭漢江 你管它？有錢拿還不樂意嗎？窮小子！有工做就是你的運氣，那來那末些話。石富財 對對對，只要有工做，什麼鬼子不鬼子，全是一樣。小張快去，喊你的朋友，別多說。

廢說，李三泰他們全沒活兒做，正好照顧照顧他們啦。

（蕭漢江已上樓去。）

小張 李三泰不見得肯去，他賭咒不給鬼子做工的。

崔朝明 又是什麼新花樣來啦。我想這一定是招工築兵營，不是最近開來了許多兵麼？

小張 噯，你這話有道理。

洪二爺 管他築兵營也好，築飛機場也好，反正派不到我的份兒。

倪毅 (自外入。他穿了不甚整齊的衣裳，面目黧黑，風塵撲撲。但目光灼灼，精神甚健，還保留着知識

份子的風度。進來時沒有看見崔朝明。) 有一個姓崔的是住在這兒嗎？

洪二爺 是找崔掌櫃的麼？(他和其他的人都驚異着，大家都對他看。)

崔朝明 誰呀？(見倪毅) 啊！是……是你！(熱烈的和他握手。)

倪毅 小崔，你大概不認識我了罷。

崔朝明 真有點不大認得了，咱們好幾年不見啦！你怎麼會來的？從關東來？

倪毅 (見許多人在不便說話。) 我特是看你來啦！(看看屋子裏的陳設) 這是你的家？

崔朝明 坐下來，咱們慢慢兒談罷。(請他坐。) 放下包袱。想不到今天還能看見你哪！老

倪，咱們幾年不通消息，我以爲你一定給打死了的……

倪毅 (以目示意，教他不要說下去。) 小崔，你還是老樣子。

老王 我去找我的朋友去。在天津招工人，別說一千，再多些也有。

洪二爺 那還消說，找一千個蟲子到難，找一千個苦工却挺容易。

崔朝明 喂，（喊住老王）你明知道是給鬼子做事你也幹嗎？

老王 （想了一下）我懂得你的道理。可是我有工不做，那我就只好餓死！

小張 你這話說得對，我們不做，別人也會給他們做，天津有的是苦力。

倪毅 怎麼一回事。給鬼子做什麼？（崔朝明看見金姑娘下來了。）

崔朝明 （低聲警告倪毅）喂，說話小心，金姑娘來了。

金姑娘 （穿大花的單旗袍，不扣領鈕，頭貼黑膏藥。緩步下來，嘴裏哼着京戲。）「蘇三離了洪

洞縣，將身跪在大街前，未曾開言心好慘，過往君子聽我言，如若有人南京轉，與我三

郎把信傳，……」

洪二爺 嗚唷！觀音菩薩下凡啦！

（人家都快樂的歡迎着，敬佩着，她有一種魔力，使大家給迷惑住了，就連倪毅也在其內。）

金姑娘 唷，洪二爺，你老是這麼樂的哪。

洪二爺 哦，您也叫我洪二爺，您叫我紅疤子得啦。

金姑娘 怎麼的？你本來就是二爺呀。

洪二爺 不，好幾年前是二爺，可是現在……現在祇要叫紅疤子就行。（向她伸着手）

金姑娘，您哈哈……您！

金姑娘 又要錢麼？（給他一毛錢）你每天都要，我那有這麼些？（對倪毅深深的看了一眼。）

洪二爺 謝謝金姑娘，謝謝金姑娘。（誠懇的彎腰）

崔善慶 （自後戶裏伸出頭來）怎麼的？金姑娘，這時候到有工夫下來走走？

金姑娘 我有什麼忙的？（又對倪毅看了一眼。）老頭兒跟馬國材一道出去哪。

崔善慶 啊！蕭大哥不在家？

金姑娘 對了，早出去哪！（走近倪毅，他只好站起來，她細仔的對他從頭到腳。）您是誰？新來

這兒的嗎？怎麼我從來沒有在這兒見過您。

崔朝明 是，金姑娘。他剛一會兒才來哩。

崔善慶 誰明兒？

崔朝明 他是我的朋友，爸爸！（又給倪毅介紹。）這是我的爸爸。

倪毅 （向他鞠躬。）老伯好！

金姑娘 啊！（對倪毅）我說怎麼，從來沒有見過您。（見他站着。）請坐罷。您貴姓？

倪毅 我姓倪。

金姑娘 泥有姓泥的嗎？那末一定還有姓土的囉。我到是第一次聽過這奇怪的姓。

倪毅 不是泥土的泥，姑娘！是單人旁，這邊一個兒子的兒字的倪。

金姑娘 那隨便您怎麼寫都一樣，反正我一個字也不認得。

倪毅 不過……我姓的是……

金姑娘 行行行，剛認識的人別抬槓子哪。您就姓這個兒子的……兒子的倪罷，怎麼的？

我說不上來哪。

(大家嗤笑。)

倪毅 (顯得很窘) 你笑話我了。

金姑娘 那兒的話? 咱們剛認識, 怎麼能笑話您? (少停) 聽您的口音, 好像你是東三省人, 是不是?

倪毅 對了, 我是奉天。

金姑娘 奉天那一縣?

倪毅 通化縣。

金姑娘 通化縣? 那末咱們是同鄉了囉。哈哈, 想不到我在外面跑來跑去的這末些年, 一個家鄉的親人也碰不着, 在這兒却碰上您哪。(蕭漢江早已下來, 可是誰也不注意。他聽她如此親暱的談話, 什麼「同鄉」「親人」的大妒。)

蕭漢江 (大聲) 又跑到下面來幹什麼? (金姑娘大驚)

金姑娘 噯唷，幹嗎發這末大的脾氣呀？（少停）您不是和那姓馬的小子，一道出去了嗎？忘了東西？

蕭漢江 沒有事自然得回來呀。（對倪毅狠狠的看了一眼。）你要我死在外面麼？

（金姑娘預備上去，有意無意之間放了一條手帕在桌子。蕭漢江在前也往上走，見煙鬼們大怒。）

蕭漢江 怎麼你們還在這兒教你們趕快到海光寺去，怎麼還在這兒鬼混？（大家都恐懼得不動。）還不給我滾！

（煙鬼們全慌忙逃了。崔善慶也縮了頭，只留下倪毅和崔朝明二人。金姑娘跟在蕭漢江後面上去，可是還回頭對倪毅瞟了一眼。）

倪毅 （呆望着她上去，一直到看不見。其後重重的搖着頭，使腦筋清醒一點。）啊！這個女人是誰？很漂亮。

崔朝明 就是那姓蕭的相好。（見手帕）瞧還留了一條手帕。

倪毅 （拿着手帕看。想了一想，將手帕仍然放在桌上。）老崔，本來想在你這兒住幾天，可是，

……現在我得走啦。

崔朝明 爲什麼發瘋麼？你怕這女人嗎？

倪毅 別開玩笑，朋友，這兒有點兒不放心，剛才那個老頭子是誰？

崔朝明 金姑娘的相好，是給鬼子做事的大混蛋。

倪毅 你沒有看到那傢伙的眼睛麼？儘望着我，唔，很奇怪。（背上他的包袱。）

崔朝明 （奪下他的包袱。）可是忙什麼？剛來了就走。住幾天再講，怎麼的，打敗了？

倪毅 可不是，上個月底，一個小隊，全給鬼子的毒氣薰死了。我逃了命，可是失了聯絡，只

能逃到這兒來。

崔朝明 怎麼的？鬼子居然用毒氣啦？

倪毅 豈但是毒氣，飛機，坦克車，什麼全使出來了。

崔朝明 這幾年在關東的朋友，怕已經死光了！

倪毅 唔，給殺死的可真不少，不過咱們的人是殺不完，死不完的。

崔朝明 好了，老倪，你的運氣很不壞。現在逃出來了，你得休息一下。

倪毅 小崔，你變了。

崔朝明 我怎麼變了？

倪毅 你變得很消極。你怎麼說這樣的話？你以為咱們有太平日子過麼？剛久才你們就

談着鬼子招伙子，不要多久，華北也會和東北一樣，假使咱們還不反抗的話。

崔朝明 哈哈，老兄，你還是老樣子，總愛講大話。說句笑話：是英雖好漢就別和我一樣給

打敗了逃到這兒來。來了罷，乾脆就給鬼子豎白旗，討饒了罷，嘴硬是沒有用的。

倪毅 （笑打他）你這是放屁！

崔朝明 那末你的意思是說還要回去？

倪毅 不消說，只要聯絡好了就得回去。

崔朝明 得了，別抬槓子啦。說正經話，還回去打什麼呀？多打一次只是多失敗一次！

倪毅 小崔，（嚴肅的）你的確太消極了。咱們還怕失敗麼？失敗的後面就是咱們的成

功現在正是高梁茂盛的時候，正好打！不管那兒的空氣帶着極重的血腥味兒，可是那種悲壯的戰爭，夠使你興奮啦！

崔朝明（興奮起來）好，我不反對你，再回去你有血氣，有種。（少停）那末你打算回到什麼地方去呢？

倪毅 這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派我到那兒就去那兒罷。不過我想大概是安東鳳城一帶。崔朝明 那不就是從前咱們在一道幹過的地方嗎？

倪毅 對啦，記得嗎？有一次你打死了一個鬼子兵的機關槍手，你簡直歡喜得跳起來。

崔朝明 怎麼不記得，算起來已是二年前的事了，我在這鬼窟裏也就混了一年多。（言下不勝感嘆）

倪毅 好了，別撩天了，我得走了。

崔朝明 那麼你現在是取聯絡去？

倪毅 對了，我會寫信給你。

金姑娘（很快的從上面下來。）我掉了一條手帕在這兒，你們看見嗎？（在桌上拿了手帕。）

哦，在這兒哪。（見倪毅背了包袱）怎麼您要走啦？

（很悽然的望着倪毅。倪亦躊躇了一下，可是到底走上通街上的石梯。）

倪毅 我有事，金姑娘再見！

（頭也不回的走出門，金姑娘悽然目送。）

——幕緩下——

第一幕

時間：

第一幕的十數日之後的某日黃昏之前。

地點：

第一幕的地下室上面金姑娘房內。

佈景：

一間西洋式的房間裏，因為沒有完全新式的傢俱陳列，總顯得不調和。後面有寬闊的門，懸有俗氣的花洋布當作紗幔，將房子隔成前後兩間。裏面是臥室，花洋布後面隱約可見臥床。前面就算起居室。右方是突出的牆，再右前方的牆上有窗，再有通外面的門一扇。左方突出的牆的正面有門，門內爲馬桶間。再左是通地下室的門，開門的時候，可見通地下室的樓梯。

調子的不統一，就在許多新舊不一的傢俱上顯出來。譬如花洋布前面靠左方擺着的梳粧臺，就是老式的，梳粧台前擺着骨牌凳。有破舊的地氈舖在地面上，地氈上坐了兩只單人的新式梳發椅。兩椅中間有圓矮椅，置有香烟茶碗之類。右方靠牆處，可供一人睡矮棧發床。這些物件色調全不一致，尤其是左方擺的矮板凳，更不相稱。

幕啓：蕭漢江從臥室中出來。他穿了白紡綢的短衣敞開上衣，在用手怕揩胸上的汗，可見他心窩裏有不少黑毛。金姑娘穿了大紅花洋布的長衣，赤脚拖鞋，懶懶的鼻樑的上面，有夾了紗的紅痕。

痕。叫賣聲，街車聲在噪雜着。

蕭漢江 嘿，熱極了，睡一會午覺就一身大汗。（金姑娘，不作聲。）

蕭漢江 （他坐在梭發椅上，覺得很適意。）沒有事的時候，能坐在這末軟的洋椅子上總算
是夠舒服的啦。

金姑娘 這算什麼？別的有錢人家，這樣的大熱天，是坐在有冷氣的屋子裏或者是電風
扇面前的。你坐在這個像火坑似的椅子上，連冰淇淋也沒有一杯吃的，還好意思喊
舒服哩。

蕭漢江 這得慢慢的來呀。你以為怎麼的？我又不是大財主人家的子孫，我爸爸沒有留
一個子兒的財產給我，就憑我自己的本領，在天津市面上混。如今靠兄弟們看得起
我，一步一步從下面爬了上來。不說別的罷，就說這些傢俱，夠摩登罷。一件一件的買
得來，也很不容易。（少停）唉，我常常這樣想，赤手空拳，什麼也沒有，現在能有這樣
的日子過，也夠啦。

(金姑娘懶懶地坐在梳粧台前抹粉，不說什麼。)

蕭漢江 (若有所悟) 要想有好日子過罷，就得想方法弄錢，要弄錢，就別想不給人說半句閒話。就是這樣的世道，你就沒得說。我活了五十一歲，天津的什麼玩意兒我不知道？看穿啦！管他什麼事該幹不該幹，弄了錢再說。可是他媽的做人也真不容易。做好人不行，做壞人也不行。給鬼子做事，爲什麼？爲的是錢。鬼子不是好東西，誰不知道？用得着你的時候說你怎麼好，怎麼能幹，將來怎麼有好處，用不着你的時候，嚇，滾宰了你！

金姑娘 你幹嗎呀？說這些話。

蕭漢江 幹嗎？就是這末一會事。(少停) 馬國材那小子，什麼好處全要給他一個人，要大爺幫忙的時候，什麼好話全說得出，嚇，事情成功啦，就忘記了大爺。好小子，有你的。總有一天瞧大爺的利害！

金姑娘 啊！我忘掉問你，前半個月馬國材要你招的那末些伙子，到那兒去啦？下面的人

都在講，好像是……

蕭漢江 怕是到不能回來的地方去啦。

金姑娘 (驚異的) 不能回來的地方怎麼一回事呢？

蕭漢江 你老是愛管閒事。

金姑娘 我愛管閒事幹嗎？下面的人都在談論，還有好些伙子家裏的人在追究。

蕭漢江 笑話！追究他們敢嗎？你怎麼對他們說？

金姑娘 我說就連你自己也不知道。

蕭漢江 (心頭很不安的) 笑話！要追究，做工是他們甘心情願的。就是去死罷，也是他們

情願的。(少停。怒目向金姑娘) 我教你不要再到他們下面去，你爲什麼老愛和他們

鬼混？

金姑娘 爺娘給我生了兩條腿，沒事的時候總要走動一下的。他們又不是老虎，會吃了

我？

蕭漢江 你知道有個姓倪的小子嗎？

金姑娘 誰知道？

蕭漢江 馬國材說租界上，近來常常有什麼傳單，上面講些什麼，我也說不清楚，所以要我留心，有形跡可疑的人，一定得帶住。那個姓倪的再來，你得留心，通知我，帶住了

人也許可以有點兒好處。

金姑娘 他來不來我怎麼知道呢？

蕭漢江 你沒事的時候，不是常望下邊跑嗎？

金姑娘 你不是不讓我往下邊跑麼？

蕭漢江 （一時語塞）這爲的是公事。

金姑娘 噯，那末你以後可別再不准我往下邊跑啦。

蕭漢江 （少停）這可不是這末說，公事可以去，可是私事却不能去。

金姑娘 當然是爲的公事呀。

蕭漢江 好了，別說笑話啦。不過老實說，什麼事你也逃不掉我的手。

金姑娘 怎麼？我做了什麼對不住你的事嗎？（走近他，嬌媚的。）你待我這末好，我什麼都心滿意足哪。

蕭漢江 （滿心歡喜）你這話說得對，我待你總算不壞。我的家也丟開不管啦，什麼都爲了你。（少停）哦，說到家裏，我想起來了。我的大龍那孩子，別讓他再到這兒來跑進跑出。剛才我進來的時候，我好像遠遠的看見他在這條街轉角的地方鬼鬼祟祟的。

金姑娘 他又不是外人，他是你自己的兒子呀，幹嗎不讓他來呢？

蕭漢江 什麼兒子？只怪我的老太婆一定要養大這個小雜種。可是如今養大啦，他却不能得老子啦，處處和老子作對。什麼時候我脾氣來了我非揍死他不可。再說，他也年紀大啦，你也大不了他幾歲，整天混在一道下，不成樣子？

金姑娘 好了好了，別說了，以後別讓他再來就得啦。（假在他胸前）你答應買給我的手錶，要過了年再給嗎？

蕭漢江 哦，對了，（抱着他站起來）你還沒忘記哪。我買給你的東西也不少啦。金鐲子，鑽

石戒指。

金姑娘 （看看他所說的東西）這算什麼呢？金鐲子是假的。

蕭漢江 怎麼能說是假的？是洋金的。這樣已經夠漂亮啦！

金姑娘 不，我還要金手錶。（嬌媚的）你答應我的。

蕭漢江 好好好，我買給你，等我這次招工的錢拿到手，我準買給你。

金姑娘 （歡喜的撫着他的臉）哦！待我還不錯。（少停）你的鬚鬚太長了，得去剃剃才好。

蕭漢江 那有工夫上剃頭店去？（忽有所悟）啊，可糟，還有要緊的事得找馬國材去。（他

將金姑娘重重的擲在沙發床上，帶上帽子便出門。金姑娘望着他的背影愕然。隨後憤憤的吐着

舌頭扮一鬼臉。配合着街上竄笛子的聲音由遠而近，由近而遠。一會兒，她下床燃了一根紙烟，走

到窗前向外看。忽然，她看見有人走進屋子來，似乎很樂。當她的目光轉到房門的時候，蕭大龍衝

了進來，緊關着門。）

金姑娘 你又來了，你的爸爸不讓你再到這兒來哩。

蕭大龍 我在外邊等着，我看見他一出去我就來了。

金姑娘 我看你以後還是少到這兒來的好。老頭子說你處處和他作對，他說什麼時候

他脾氣來了，要揍死你吶。

蕭大龍 什麼？他要揍死我？我才等着他來揍哩。別說他不是我親生的爸爸，就是我的

親爸爸我也不怕。（少停）不愛臉的東西，他有資格管我嗎？五十幾歲的人，整天在

外面狂嫖爛賭，整個月不回家一次。

金姑娘 那你是說他不該在我這兒是不是？

蕭大龍 這不關你的事，是我媽媽天天在罵他哩。（少停）他近來做的事也夠給人家

罵了。前幾天，我有一個朋友，見到我就罵，說什麼我的爸爸是漢奸，我為什麼要給人罵

吶？全是他害了我的。我瞧他不起，拍外國人的馬屁。那一次我和下邊的那個高麗棒

子吵架他也來罵我，不問是非，為什麼還不是怕高麗人的勢力。

金姑娘 哎唷，再別說了，那次是你不好，你也太愛闖禍。

蕭大龍 吓你也幫着他們說話啦？（捉住她搖着她的身體。）你也幫着他們來派我的不是！

金姑娘 唔！幹嗎呀！（掙開他的手，憤怒的。）你這成什麼樣子？（她又抽了一根紙煙，躺在沙發

床上。）

蕭大龍 那次我要買一個畫眉，那是一隻「大毛」，挺好的，價錢才八塊半，夠便宜，可是

老頭子却不肯給錢。你想想，這還能算我的爸爸嗎？不給錢，就別想管我。哼，爲什麼我

不能來！（握住她的手，金急躲開。）

金姑娘 大龍，我跟你說，不要這個樣子！

蕭大龍 （懇求的）你真的討厭我嗎？

金姑娘 你早就知道了的。

蕭大龍 跟我做個朋友，怕什麼？

金姑娘 （從沙發上站起來，走開。）別這麼傻孩子氣，你不知道我是你爸爸的人麼？

蕭大龍 那麼你答應我，我們逃走，我們逃走！

金姑娘 逃到那兒去呢？

蕭大龍 上海，北京，那兒都好，只要他管不着。

金姑娘 可是你能夠養活我嗎？

蕭大龍 ……

金姑娘 別瞎想了罷，孩子！乖乖的，你唸過書，做事得知道自己的力量。

蕭大龍 不，這不行，有他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他……

金姑娘 （搶着說）你的意思是……

蕭大龍 我殺死他！

金姑娘 （聽見腳步聲，急站起來掩他的嘴）別響！他來了，你快從這兒走罷。（指通地下室的門。）

蕭大龍 不，我不要看見那高麗棒子。

金姑娘 （聽見敲門聲，急開馬桶間門）那麼你到這兒躲一躲，快！（蕭大龍入內，關好了門。）

是敲門聲。誰呀？

馬國材 (聲音) 是我呀，金姑娘！大哥在家嗎？

金姑娘 馬大爺來啦！(開門) 請進來罷，他不在家哩。

馬國材 噢，不在家上那兒去了呢？(進房，並未關門。)

金姑娘 他不是說有要緊的事找您去的嗎？

馬國材 是的呀，有要緊的事得和他商量，約好他上我那兒去，可是等不着，只好我來找他。

金姑娘 那怎麼好呢？您來了他又去了。

馬國材 我想他總快回來的。

金姑娘 也許他在您那兒等您，一時不回來哩。您還是快回去罷，別就誤了你們的公事。

馬國材 不，還是在這兒等着的好。

金姑娘 那也好，就隨您的便能。(不悅。)

馬國材 (見金姑娘偏促不安) 怎麼我在這兒有什麼不方便?

金姑娘 不,那有的事。

馬國材 (在屋子裏走走看看) 這個房間真不壞,多少錢租的?

金姑娘 (不安的跟着他) 二十五塊錢一月。大爺!

馬國材 很好。(走近臥室) 這兒擺床,好極了。(看花洋布門幔) 這是花洋布的,好,不過

最好是紗的,那才夠神祕,哈哈……梳粧台,很好,鏡子也很厚。最好是鏡子的周圍都裝上電燈,像女明星似的。金姑娘,我說的對嗎?

金姑娘 對極了,大爺,您真想得周到,老頭子什麼也不懂得。

馬國材 您好說,不過,我比他多見過一點世面……這房子已經夠漂亮啦,可是像您這

樣漂亮的金姑娘住在這兒,却顯得不夠好啦。

金姑娘 哎,馬大爺幹嗎這樣取笑我呀?

馬國材 不,不,我那敢取笑您,這全是真心話。(走近馬桶間,伸手開門) 這是……(金姑娘

急以背抵門，不讓他開。怎麼不能看看嗎？

金姑娘 不能看，因為……因為裏面太髒了。

（忽然通地下室的門有急速的敲門聲。馬國材開門，來了李大嫂、王老爹、張大媽及其他多人。）

馬國材 你們來幹什麼？

李大嫂 （抱着她的小兒子）我們來找蕭老板，他不在家嗎？

金姑娘 他不在家，李大嫂，有什麼事嗎？

李大嫂 還不是爲了我當家的李三泰，金姑娘，他給蕭老板找去做工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王老爹 還有我的兒子老王。

張大媽 我的兒子小張。

李大嫂 還有他們（指其他諸人）家裏許多人，都沒有回來。

張大媽 到今天已經十多天哪，怎麼一點音信也沒有？

李大嫂 馬大爺，你是知道的，他們到底是到那兒做工去了呢？

金姑娘 對了，馬大爺是知道的，您告訴他們罷。他們真可憐，看不見他們的兒子，看不見

他們的丈夫……

馬國材 我怎麼會知道呢？又不是我經手招他們去的。

李大嫂 可是……

馬國材 沒有什麼說的。你們去，一會兒蕭漢江就回來的，你們當面問他得了。

（李大嫂她們畏懼的不便再說什麼，只好下去。）

李大嫂 也好，我們待一會兒再來，我們一定得問他要人。

馬國材 笑話，我怎麼會知道的？（很不愉快。）

（金姑娘將關上門的時候，聽得地下室有人在說：）

他一定知道的，他和蕭漢江是上下手，是一夥兒的哩。

金姑娘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真不明白。老頭子今天說：「那些人，到不能回來的地

方去啦。」

馬國材（驚恫）「噢！他這麼說？」

金姑娘「可不是，不過也許他是說得好玩兒的。」

馬國材「得了，我們不談這個罷。（少停）您覺得蕭老大這個人怎麼樣？很好嗎？」

金姑娘「唉，人到不壞，可是脾氣太大。」

馬國材「他跟您講話也有脾氣？」

金姑娘「還用說。」

馬國材「可是我替你想，像你這樣年青，這樣漂亮的姑娘，跟着他這麼一個老頭子在」

道，未免太委屈了一點。」

金姑娘「嘻嘻，馬大爺別再跟我開玩笑罷了。」

馬國材「不，我並不是開玩笑。自從我認識了你以後，我就常常給你擔心。」

金姑娘「那真得謝謝您的好意啦。可是不跟着他，又有什麼辦法呢？」

馬國材 天下歡喜你的人多得很吶。

金姑娘 誰像您馬大爺也看得起我？

馬國材 (走近她) 那還消說。要是你願意…… (握着她的手)

金姑娘 (嬌媚的脫開他的手) 您這樣做，您對得住你的朋友嗎？

馬國材 這……這沒有什麼關係，你們又不是什麼正式夫妻。

金姑娘 可是我脫不掉老頭子的手。說句笑話，除非他死掉了。

馬國材 (走近抱着她) 那我就幹掉他，怎麼樣？

(一陣急速的脚步聲之後，蕭漢江突然入內。馬國材立刻被金姑娘推開，很窘，蕭漢江自然是怒形於色。沉默了一些時候。)

馬國材 我等了你很久了，蕭大哥，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呢？

蕭漢江 (怒不可遏，打金姑娘一個耳光) 不要臉的東西！(金姑娘負痛到臥室裏哭去了。對

馬國材冷冷的說) 一個人總得講義氣。假如做了對不住兄弟們的事，就使兄弟們不

說什麼，自己心裏也會覺得難受……

馬國材 我們來談公事罷。

蕭漢江 什麼公事？先談了我們的私事再說。剛才的事，怎麼說夠朋友嗎？這女人是我的，你知道嗎？

馬國材 知道的，她不是你的老婆，只是你的相好。不過現在我不是爲了談這些來的，我是來跟你談公事。

蕭漢江 什麼鳥公事？你簡直算不得人！

馬國材 閉住你的嘴！我是你的上司！聽着，閉住你的嘴！——我問你：你爲什麼洩漏我們的秘密？

蕭漢江 什麼秘密？（金姑娘隱在花洋布後面竊聽。）

馬國材 你對（指金姑娘）她說了什麼話？你說那些苦力，「到再不會回來的地方去了，」是你說的嗎？是你說的嗎？（蕭漢江被逼得不敢說話。）噯！你洩漏秘密，洩漏了

軍機大事！你還要命嗎？

蕭漢江 哼，洩漏就洩漏怕什麼？……（馬國材在此時大聲咳嗽）大家嚷出來，大家都沒

有好處。你想嚇唬我大爺不怕。那次運私貨，說好了有好處大家平分。可是後來怎麼的，千把塊錢你一個人吞了，不給大爺沾手，全沒有我的份兒。用得着老子的時候，來了，用不着的時候，將老子一扔，丟在旁邊，不管！就說這一次招苦力的事罷，沒有我在給你幫忙，你這小子別想在洋大人面前報功。可是答應給我的好處呢？給我了沒有？

……

馬國材 （看見他大聲講話，有點不安，勉強委屈一點）話別拉在一起，上次的那一筆錢，上面還沒有發下來，發下來，就可以交給你，可是，方才講的話，你可要留意，給下面的那些知道了，你也沒有好聽的啊！

蕭漢江 知道了，大家沒有好處，嚇我幹嗎？

馬國材 算啦算啦，大家別鬧彊扭，我們的事情還多着哩。只要嘴巴當心，上頭要我們幹

什麼的時候，總不會給你吃虧的。

蕭漢江 ……

馬國材 譬如說，明兒早上，又有點兒事情要咱們幹啦。明兒一個早，我們騎馬到鄉下去。

……

蕭漢江 幹什麼。

馬國材 有一大批洋白糖要押到周家莊去。記着你在家裏等着我，天亮了我就來找你。我今天要和你商量的就是這個事。現在我去啦。（走到門邊）明兒見！（下）

蕭漢江 （自言自語的罵着）洩漏軍機，給鬼子洩漏軍機，「告訴你，你就別想活！」別想活！好小子，好大的派頭，拿了他幾個錢，就要我的命哩……臊他妹子，給鬼子賣身投靠，連朋友的義氣都沒有了。（他想到馬桶開去淨手忽然給金姑娘衝出來推住他。同時用脚打門，示意裏面的蕭大龍、蕭回頭望金姑娘，故作怒容。）你做得好事給我瞧見了，還有臉站在我前面？

金姑娘（故作怒容）放屁。你瞧見了什麼？馬國材欺負我，你不打他，反來打我，這算你有骨氣？我是女人，我好欺負些是不是？

蕭漢江（推開她）還好意思說不要臉的東西！他抱着你，你藏在他懷裏，這算什麼？你說金姑娘瞎了你的眼，看也沒看清楚，就像瘋狗似的胡亂咬人。他抱住我，我拚命的掙，拚命的躲開，你瞎了眼睛也該有兩個洞，進來的時候爲什麼不看見的？

蕭漢江（懶懶地）那末，你說我錯打你啦，對嗎？（用手抬起她的下巴）

金姑娘 我！不要你碰，（推開他）有了眼珠認不得人，姓馬的敷衍你幾句，就相信了他，哼，你知道，他要殺死你！

蕭漢江 他剛才說？

（從窗外傳來街上的叫喊聲，大喊捉賊聲。）

金姑娘 什麼事？（走近窗前去）

蕭漢江 什麼？（也走近窗前去）沒有什麼，大概是捉小偷。（回轉來）他要殺死我！我才

要殺死他哩。（打開馬桶間的門，金姑娘想攔阻也來不及，可是蕭大龍並不在內，使她非常驚奇。一會兒，通地下室門有人在緊急的敲門，同時有嘈雜的人聲，金姑娘開門，李大嫂她們一擁而入。）

李大嫂 現在蕭老闖可回來啦。（抱着她的小兒子。）

張大媽 （看見蕭漢江出現在馬桶間的門邊。）回來了，這不是？

蕭漢江 幹什麼你們！

羣衆甲 幹什麼。你還不知道嗎？我們的人給你叫去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王老爹 已經十多天了，蕭老闖？

蕭漢江 這問我幹嗎？我怎麼會知道？

李大嫂 你怎麼能說不知道？是你親自招他們去的呀！

張大媽 可不是，蕭老闖，你給他們找去做工了，現在總還得謝謝你給我們找回來哪！

王老爹 謝謝你，蕭老闖！我們都是靠人吃飯的……

蕭漢江 那我管不了這麼多。他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我跟他們薦了生意，他們去，這是他們心甘情願的，去了不回來關我什麼事？

李大嫂 你不能這麼說，李三泰是你找去的，他不回來，我得問你要人。

蕭漢江 放你媽的屁！問我要人？你敢！

李大嫂 不敢？我跟你拚命！（撞過去，給王老爹攔住，手裏的小孩大哭。）

王老爺 不是這麼說，（向李大嫂）你這樣有什麼用呢？蕭老闆！我給你叩頭。（跪下去。）

李大嫂也太可憐了，沒有了當家的，她就沒得活。我也只有那一個兒子，一家老老小小，全靠着他。哦，蕭老闆！請你給我想一想，假使他不回來，我一家老小，那就全只好死啦！

張大媽（跪下）做做好事罷，蕭……老……關！我的兒子不好，吃紅丸，可是怎麼不好，總是自己的兒子！蕭老闆，你也是多子多孫的人，你就可憐可憐我這沒有用的老婆子罷！

蕭漢江 (在相當感動之後，到底還是頑強起來。) 我管薦生意，可不管薦了生意之後的事
啊，上了工不回來，我管不了。

羣衆乙 管不了也得要你管！

蕭漢江 放你媽的屁！

李大嫂 放你媽的屁！你有鬼子做靠山，就敢欺負我們。我當家的不回來，我就要你死！

(又掙過去，又給王老爹攔住了。)

蕭漢江 滾出去！(順手拿起餐板凳，要打他們。) 你們全給我滾！

金姑娘 (擋住他) 你這是幹什麼？

王老爹 (扯李大嫂) 我看我們走罷，現在人多不好說話，回頭再來好好的求他能。

蕭漢江 什麼東西？敢到我屋子來鬧！我看你們全想教白帽帶去！我教你們都死！(正在

這時候，一個白帽捉了蕭大龍從通外邊的門上。地下室上來的人們看見了白帽，都嚇得逃走了，

金姑娘立刻闖上門。回頭見蕭大龍給捉了來，大驚。)

白帽 你們這兒失賊了嗎？這一個賊從你那小窗戶裏爬出去，給我帶住了。

蕭漢江 (走近大龍) 不要臉的東西，(打一嘴巴) 老子揍死你。

白帽 (得意的揩去滿臉的汗) 這個賊大胆極了，大白天敢偷東西。從窗口爬下來，嘿，剛好給我看見了！我就一面吹警笛，一面喊：「捉賊呀，捉賊呀！」他媽的就拚命的逃，我就拚命的追，後來他跑得更快，我差不多要追不上啦。一下子他要在吾妻街拐灣兒，朝三炮台電影院那兒跑，我想犯不上找麻煩，非拿出真本事不可。我一下子就拿出這個傢伙，(手槍) 我喝住他：「別跑，再跑我就要開槍。」嘿！小子，到底怕死，站在那兒不動，乖乖兒的讓我帶住他。現在你們看他這個鳥樣子，一句話也沒有說啦。

(少停。對蕭漢江) 少了什麼東西沒有查一查，請你跟我報告去。

蕭漢江 (指大龍) 用不着帶他去，我可以自己辦。

白帽 那不成！

蕭漢江 不，那是我的兒子。

白帽 是你的兒子？（少停）是你的兒子也得公事公辦。

金姑娘 他並不是做賊，他從自己家的窗戶裏爬出去有什麼關係呢？

白帽 那麼……那麼我怎麼交待呢？

蕭漢江 ……（給他看身上的暗號。）

（白帽看了，又對蕭漢江看了一眼，知道是有來頭的人，不說什麼便走了。）

蕭漢江 （指着兒子罵）不要臉的東西，怎麼會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來？老子的臉給你

丟盡啦！做賊什麼事不好做，做賊！

蕭大龍 我怎麼是做賊……（看了金姑娘的眼色便不說下去。）

蕭漢江 不是做賊，做什麼？大白天從窗口爬進爬出，不是做賊是做什麼？你說！

蕭大龍 做賊……你為什麼不給我錢用？

蕭漢江 我揍死你這狗東西！（打他，給金姑娘攔開了。）從今以後再也不要看見你，再也

不認你是我的兒子！你給我滾！我要你做賊的兒子幹什麼？快給我滾。

蕭大龍 做賊哈哈，就算我做賊罷，可是你做什麼？人家都說你做漢奸！

（蕭漢江趕過去打他，他逃到門邊去。中間又隔着金姑娘。）

金姑娘 （對蕭大龍）得了得了，幹嗎呀？你回去罷，有什麼鬧的呢？

蕭大龍 我再也不承認你這樣的人做父親！（父親再追過去，他已走了。）

（忽聞噪雜的人聲自地下室慢慢的騰上來。）

羣衆甲 （聲）我們再去問他交人！

羣衆丙 （聲）怕什麼，再去！

李大嫂 （聲）他要捉人就讓他捉罷。（夾着小孩的哭聲。）

張大媽 （聲）坐牢也好，反正是不得活的。

王老爹 （聲）不，我們還是去跟他講理。

羣衆乙 （聲）跟他這種人有什麼理可講？

李大嫂 （聲）我們跟他拚命！

羣衆丙（聲）我們打死他！

（接着是極重的敲門。）

蕭漢江 不准他們爬了上來！（瘋狂的）別讓他們上來！

金姑娘（使勁的抵住門。）李大嫂，你們下去罷，我在給你們想法子。

羣衆甲（聲）有什麼法子想開門！

李大嫂（聲）沒有什麼話說，我只問他要人！

羣衆丙（聲）開門，不開門我們就打進來！

金姑娘 別嚷，聽我說呀！我已經跟他說好了，我要他立刻就給你們交涉去。

張大媽（聲）那麼我的兒子到底是上那兒去了呢？

金姑娘 他們做工還沒有完，給鬼子留住了。我要他立刻交涉去，馬上放回來。

王老爹（聲）那麼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金姑娘 蕭大爺去想辦法啦，明兒早上一定可以回來。

李大嫂 (聲) 一定的麼?

金姑娘 我不騙你們的，大家回去吧。

王老爹 (聲) 明天，明天……唔，那麼讓他給我們交涉去。

羣衆丙 (聲) 也好，我們明兒早上再來。

張大媽 (聲) 金姑娘，你做做好事罷，菩薩會保佑你的，請他一定給我找兒子回來哩。

金姑娘 好，你們去罷，我一定不騙你的。

羣衆甲 (聲) 不給人還我們，就打…… (人聲，腳步聲，慢慢的低下去。)

金姑娘 (對蕭漢江)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看你怎麼交人給他們！

蕭漢江 (受了極大的刺激，雙手抱著頭坐着，一會兒又站起來。) 哼，他們罵我漢奸，就連我兒

子也罵我漢奸哦……馬國材那小子，到逍遙事外，讓我一個兒承當！(少停，他憤然的

向外走。)

金姑娘 你上那兒去？

蕭漢江 管什麼！(下一回兒又回來)有零錢嗎？

金姑娘 我那兒有。

蕭漢江 放屁，方才的錢不是全給你拿去了嗎？(自動的從抽斗內拿錢)媽的，老子要喝

酒！(憤憤地下)

(金姑娘坐了一會，讓腦筋清醒一下。後至左方門響靜聽地下室的声音。又輕輕的打開門，見崔朝明在樓梯旁。)

金姑娘 (低聲)小崔，小崔……你過來我跟你說話。(崔朝明上樓梯的脚步聲，一會兒站在門旁)他們還在那兒鬧麼？

崔朝明 走了許多，還有幾個人在那兒講話。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那些苦力全死了麼？

金姑娘 誰知道？都是馬國材鬧的鬼。(少停)喂，我問你，你那個朋友倪……倪什麼？

崔朝明 倪毅。

金姑娘 對了，倪毅。他來了沒有？

崔朝明 沒有來。你問他幹嗎？（做了一個鬼臉）唔，你看上了他是嗎？

金姑娘 呸，我跟你說正經話呀。他還要來的嗎？

崔朝明 誰知道呢？也許還得來吧。

金姑娘 那麼什麼時候來呢？就要來嗎？

崔朝明 哈哈，你簡直待不住啦，是不是我不是說過我不知道嗎？

金姑娘 那麼他來了你立刻就來告訴我，好嗎？

崔朝明 好啦！（但是一轉念，嚴肅地）可是蕭漢江要你問的？

金姑娘 沒有的話，我有事要問他！（笑打他，回身關上門。）

（她在屋子收拾了一會兒，又跑到梳粧台那兒照鏡子。忽然窗外有口哨聲，她知道那裏蕭大龍來了，便走近窗前，向外說話。）

金姑娘 你又跑來幹什麼？一會兒你爸爸又得來的。

蕭大龍 （聲）晚上我在老地方等你。

金姑娘 什麼地方？

蕭大龍 (聲) 就是浪花街前次你去過的那個地方。

金姑娘 幹嗎要上那兒去呢？

蕭大龍 (聲) 我有話跟你說，逃走！

金姑娘 逃走？(少停) 晚上我怎麼能去你爸爸在這兒哪。

蕭大龍 你想法兒騙他一下不就行啦。

金姑娘 ……

蕭大龍 一定要來的哩。

金姑娘 好，我能來就來罷。

(她反轉身來，靠着牆，默默的想着。)

——幕緩下——

第三幕

時間：

第二幕之直後，正是黃昏。

地點：

第一幕同，地下室。

佈景：

第一幕同。

幕啓：立刻聽到張大媽在繼續着喋喋不休的說話。她說話的聲音，禁不住抖着嗓子，使崔朝明很感動。李大嫂爲了使她瘦弱的孩子不哭，便將奶頭塞在他嘴內，可是吃不出奶水來還是哭。

張大媽（對崔朝明）哪，少掌櫃的，我的小孩年紀輕，不學好，我也恨他，不過無論怎樣

總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呀！（對自己說）假如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怎麼過去呢？

李大嫂 就是你的小張不好，我當家的是不去的，你的兒子一定要拉他去。

張大媽 那你不能冤他啦，他也是一番好意，有工做總得照顧自己的朋友。誰會知道一去就不回來的呢？

洪二爺 唉，張大媽，你說得對。誰都想往好處鑽，所以石富財要去，我也不好說什麼的啦！

崔朝明 對，碰着這樣的事，誰也冤不了誰。不過當時若是聽了我的話，大家都不去，那就沒有今天的事了。

張大媽 是是，少掌櫃的說得對。可是有活兒不做，就得餓死，誰會知道一去就不回來的呢？

崔朝明 （對李大嫂）怎麼這孩子吃着奶也是哭？（孩子哭得很響）

李大嫂 吃不出奶呀！少掌櫃的。大人沒得吃的，小孩兒那會有奶呢？（說着流下淚來）

張大媽 哪，李大嫂，你聽我說：小張年紀輕，不學好，我也恨他。可是，現在總得靠他吃飯哪，

(對自己說)有什麼三長兩短,叫我靠誰去?

李大嫂 (哭訴着,拉長聲音)我們活要活在一道,死要死在一……道的……啦!哦哦,天

哪!……呢……你要是不在啦……我一定給你報仇的……啦!……哦哦,天哪……

呢!……

崔朝明 李大嫂,別哭呀!哭有什麼用呢?得想方法呀!

洪二爺 對呀,哭幹嗎哇?年紀輕輕的……嘻嘻,幹嗎哭哇?

李大嫂 哦哦,天哪……呢……

崔善慶 (自窗洞伸出頭來)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呀?哭哭啼啼的。要哭回家去哭,這兒是

要做生意的。

洪二爺 四粒掌櫃的。(從崔善慶手內接了紅丸。)

張大媽 去罷,李大嫂,咱們回去罷。現在還不知道是死是活,幹嗎就哭呢?

倪毅 (走進來,向窗洞內的崔善慶)老伯好哇!

崔朝明 唷，你來啦！

倪毅 幹嗎哭？

崔善慶 誰知道呢？她的男人不見了，跑到這兒來哭。

倪毅 哎，這個年頭兒也真不成世界。剛才我從海河南邊走過，河裏浮出許多死屍？

崔朝明 死屍？那兒來的死屍？

李大嫂 （突然驚愕的停止了哭泣）海河裏浮出來的？你看見了麼？

倪毅 我打從那萬國橋北面走，聽見許多人在嚷着。有的說，大概是流氓自相殘殺，死了

以後將屍體拋到河裏去。有的說是抽白麵兒的，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跳河自殺。

張大媽 都是抽白麵兒的麼？

倪毅 誰知道呢？我想擠過去看看，可是給警察攔住，不准大家走近去看。

洪二爺 啊，青大白日有這樣的事麼？不過等過足了癮；再來聽你的山海經。（向烟床走

去）

倪毅 怎麼的？

崔朝明 她的丈夫做工去，已經十幾天了，到現在沒有回來。（向李大嫂）你哭也沒有用呀。你快去看看，有沒有他的屍首再說。

洪二爺（聲）回頭我也去看看，有沒有石富財的屍首。

崔善慶 真的，哭有什麼用呢？（指張大媽）你也去吧，看看有沒有你的兒子？

張大媽（喃喃的說）不會有的事……我的兒子抽大烟，可是我知道他不會尋死……

……不會有的事……（給李大嫂扯着一同出去了）（聲）……年紀輕，不學好，我也

恨他，可是無論如何，總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呀！假如有什麼三長兩短……（接着是淒涼的叫聲。）

倪毅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崔善慶 哎，假如真的他們全死了，那這些娘兒們也有的苦了。（自窗洞中縫縮進頭去）

崔朝明 你忘了麼？那次不是你看見的一批烟鬼給上面的那個蕭漢江找去做工，到現

在一點音信也沒有，一個也沒有回來。

倪毅 啊！真有這樣的事？一個也沒有回來？

崔朝明 對啊，大家都在問姓蕭的要人……

倪毅 唔，中國人簡直比狗還不如了……

崔朝明 他媽的，假使死的真是他們，那末那些東西全該死，那一天我再三跟他們說，別給鬼子做活兒，可是一個個都快活得什麼似的，不聽我的話……只要有活兒做，不管主人是誰，好罷，現在完啦……

洪二爺 (自烟床那兒出來) 這也是天數，我那天若是跟着石富財去啦，也別想回來了。

可是石富財，可惜……哎！

倪毅 哦……

崔朝明 可是，現在還不能確定那些死屍就是這些苦力。

洪二爺 (突然對崔朝明跪下) 少掌櫃的……對不起……對不起……

崔朝明（攙他起來）你這是幹什麼？有話說罷。

洪二爺 我沒有……剛才四粒……哈哈……求你……

崔朝明 得了得了，（揮手）你去罷。

洪二爺 謝謝少老闆！（感激得很有出門又回身再說）謝謝少老闆！

（倪毅和崔朝明望着洪二爺的背影苦笑。）

（數來寶的入內。）

數來寶 說說走走快如風……（兩塊牛骨板敲打着。）

崔朝明 去去，這兒是洋行。

數來寶 這洋行，真不錯，裏面全是白麵客。有男客，有女客，吸白麵更比「開盤」樂！（咕

咕噠，咕咕噠，咕噠咕噠咕噠。）說洋行，道洋行，洋行裏面擺着雅片床。有煙燈，

有煙盤，過癮還得有大洋錢。（咕咕噠，咕咕噠，咕噠咕噠咕噠。）

崔朝明 你這話是怎麼講的？

數來寶 天下的事，真難講，白麵出在大洋行。洋行老闆來頭大，咱們頭上充霸王。可憐咱們白麵客，賣了老婆賣了房。（咕咕噠……）

崔朝明 走走，不要吵！

數來寶 不敢吵，不敢鬧，咱們唱的是蓮花落。單說你在天津衛，洋錢鈔票賺了不少。（咕咕噠……倪毅給他銅板。）這位先生鬆鬆手，給俺銅板俺就跑。

倪毅（望望四周）小崔，我的事辦好了，我打算明天走。（自貼肉的口袋內摸出一塊寫有字的小綢子。）借我一根針，我要縫一點東西到衣服裏子裏去。

崔朝明 這是什麼？

倪毅 這是一……（笑）一件法寶，有了這可以找人。

崔朝明 你得當心啊，有多少到關東去的朋友，全在山海關給搜出什麼東西來，很快的就給槍斃了。

倪毅 我有一次才夠危險的哩。那還是九一八以後不多久，東北同鄉會在北平公開

的成立了義勇軍後援會。有一次派了許多人，都給了祕密命令到關外去。有的到吉林，有的到黑龍江，我是被派到遼寧。我們都扮裝了做生意的人，繞一個圈子，從大連上岸。你想，我的那個公事放在什麼地方？我將它放在一管牙膏裏面。我想這是很好的方法，可是我很鎮靜着，因為我的心總禁不住撲撲的跳。果然船在大連快靠岸的時候，上來了許多便衣警察，搜查着每一個形跡可疑的人。我的心更加跳得利害，簡直就像心要從口內吐出來似的。我和同伴們彼此約好了是不認識的人，可是我親眼看見一個一個都給帶住了，我差不多就渾身發抖。但是後來我打定主意：他們既然來了，就得給他們搜，反正也逃不掉的。怕什麼呢？死就死罷。中國人幾千幾萬都給鬼子宰了，難道還多了我這一個不成？就這麼心一橫，反而什麼也不怕了。等到挨班兒搜到我身邊來的時候，我便自動的打開包袱，把所有的東西都拿給他們看。唉，他們什麼也查不着，牙膏瓶子罷，簡直開也不開，便扔在旁邊，走了。……後來我上岸便到一個朋友家內去住了一天。可是第二天早上，在街上看見電燈柱上掛滿了我朋

友們的頭，那簡直比看見自己父母的屍體還要難受。不過同時也替自己歡喜：總算是一次從死裏逃生！

（從房裏取出針線來交給他，將符號縫入夾衣中。）

崔朝明（感傷的）這五六年來，我們的同伴，明的暗的，真不知道給殺了多少？

倪毅可不是？飛機，大炮，毒瓦斯，暗殺，槍斃，他媽的，他們什麼殘酷的手段全使出來了。

崔朝明但是這樣大的犧牲有什麼用呢？老兄！他們在關東的勢力是根深蒂固的。現在你看罷，整個的北中國也跟關外一樣了。

倪毅那末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活動是沒有用了！

崔朝明事實上，那除了大批大批的送死之外，我看……

倪毅哈哈，小崔！你跟我開玩笑？

崔朝明玩笑什麼？你說有什麼好處？這些年來得着一些什麼？宣統還是那兒做皇帝，鬼

子還在那兒做提線戲，還有現在內蒙古的王公也都歸順他們了。

倪毅 (差不多是語塞的樣子) 這……這是……

崔朝明 這是……什麼你說呀!

倪毅 這你只看到一面,還有一面……

崔朝明 還有一面是什麼?

倪毅 還有一面就是永遠不投降的游擊戰爭。

崔朝明 (搶着說) 我不是說過了麼? 這種游擊戰爭不中用。前些年到還有人給義勇軍募捐,接濟軍餉,可是近年連這個也沒有了。至於沒有軍火接濟更不必說……

倪毅 嚶,你別搶着說,你聽我說完呀。

崔朝明 好,好,你說罷。

倪毅 你不覺得我們年年不斷的跟他們打,不使他們也感受威脅麼?

崔朝明 威脅什麼?

倪毅 噢,不是他們自己也承認非得有大批的軍隊,非得有大批的軍費,不能將「匪賊」

消滅下去麼？差不多沒有辦法對付，這就是威脅。

崔朝明 哼，這也許是對的。

倪毅 那末你不覺得他們自己的軍隊不願意和我們打麼？尤其是那些所謂滿洲國的，不是更不願意打自己中國人麼？有一次我親耳聽見一個俘虜說，他們真不想和我們打，可是不打又給官長逼得沒有辦法。他們一有機會就給我們送子彈，就連他們的下級長官也是這樣。

崔朝明 唔。可是咱們人數少，他們人數多，……他們有後台，咱們什麼也沒有……

倪毅 你全錯啦，東北三千萬人全是咱們的同伴，咱們的兄弟，從前咱們隊伍裏祇有胡子，農民，散兵，可是現在，學生，工人可不必說，教員，地主，軍官，連資本家也加入到我們這兒來啦。（遠處有工廠汽笛聲）

崔朝明 這是鬼子逼得他們沒路走的原故。

倪毅 對了，就因為他們給逼得無路可走，才走上了這條生路。那末每一個中國人都走

上了這一條路，都有了打的決心，都要拼了性命來趕掉鬼子，「收復失地」這就可以担保將來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汽笛聲很洪亮。）

崔朝明 ……唔！

倪毅 小崔！我有一個時候也和你一樣消極過，覺得我們是傻瓜，可是看看咱們老百姓的生活，看看敵人的殘暴，我要像你一樣消極也消極不下去……

崔朝明 ……

倪毅 小崔！你不該儘在這鴉片窟裏面，你不抽鴉片，但是這兒的這種死人一般的空氣和鴉片一樣的可以使你消沉，可以使你墮落下去！

崔朝明 這也許是對的……

倪毅 你們的同胞，現在不知有多少多少加入在我們的隊伍裏面，咱們的敵人，是共同的，你還記得你的老家？

崔朝明 是的，我的心並沒有死，我也沒有忘記我的老家。只是我在這鬼窟裏待得大久

了。現在多謝你提醒了我，讓我們再握起手來勇敢的幹吧。

倪毅 哦，這真好極了。朋友，拚着我們的鮮血和頭顱，驅逐我們的敵人，收復我們的失地！

我們不是一輩子做亡國奴的！（洪亮的汽笛聲）

崔朝明 用不着說。

倪毅 你有什麼心裏的話，可以跟我說，……我們是幾年的好朋友。

崔朝明 我……的心並沒有死，可是跟您說，（正要說時）

（崔善慶揩着眼睛自黑屋裏走出來，顯然是小睡之後他已經聽見了倪毅和他兒子的談話）

崔朝明 你們說什麼？（放響鑿音）說話當心點兒，你們不要性命，我可還要做買賣啊。

（望望黑暗處）咦，怎麼的啦？這小子還沒有吃好？（大聲喊）紅疤子！……紅疤子！（走

過去）你這小子怎麼的又睡着了？咦不在？

崔朝明 紅疤子走了。

崔善慶 錢給了嗎？

崔朝明 沒有。

崔善慶 沒有給錢怎麼放他走呢？你幹什麼來的？

崔朝明 人家拿不出錢麼，留住他幹嗎呢？

崔善慶 噯，你會做好人吶。沒有錢就放他走？你得知道咱們在這兒是做生意呀。

崔朝明 （低聲的）我不希罕這齷齪生意。

崔善慶 什麼？你說這是齷齪生意嗎？噯，想不到你學會了挺撞老子吶！你整天坐在家

裏什麼也不會幹，爸爸賺錢來養活你，你到不高興啦！是不是？（逼近兒子）你也有良

心麼？我這麼大年紀，你不賺錢來養活老子，反到老子來養活你！你到底是在幹什麼的？

前幾天好些人找你去走走私貨的買賣，可是你懶得像死蛇一樣，放着發財的機會

不去找。要是爸爸像你這樣的年紀，能夠跑路我早去啦！哦，混蛋東西。什麼事也懶得

動手，反到說這生意不行，那末……

崔朝明 可是，你不覺得靠着洋行的招牌，欺負中國人，不是可恥的事麼？

崔善慶 可恥，大官大府的做得，咱們老百姓做不得。（更逼近他）

崔朝明 不……

倪毅 （急止崔朝明）小崔！別響！老伯你別生氣，爲一點小事，何必呢？

崔善慶 這混蛋東西，有本事就別回到我這兒來，不是我這醜態生意給你做靠山，你能在這天津住嗎？（對倪毅）唔，你也得體諒我，別再帶他回壞路上走。

倪毅 我……

崔朝明 爸爸！你得認清了我從前也不是幹了馬賊。

洪二爺 救命呀！救命呀！（急目外奔入，大家驚恐）

倪毅 幹什麼？幹什麼？

洪二爺 （向崔善慶作揖）救救我，救救我，馬國材追着殺我來了。

崔朝明 還是爲了偷了他老婆的褲子的事嗎？

崔善慶 那我不管！

洪二爺 做做好事罷，（跪下）救救我罷！

崔善慶 你剛才爲什麼錢也不給就逃走？

洪二爺 哦，我該死，我該死，我沒有錢，我該死。（拖住善慶的脚）可是，你就看着我給人殺死麼？

倪毅 那有這種的事，青天白日敢殺人？

洪二爺 不，他會殺我的。他什麼也不怕，誰也管不了他。只有你，崔老闆！只有你是能救我的！
 的！崔大爺！難道你眼睜睜的，看着我給人殺死在你的面前嗎？

崔善慶 快，藏到我房內去！（洪二爺急藏去）他媽的馬國材太無法無天了。

倪毅 天下有這樣的事，白天敢殺人！

崔朝明 他奶奶的，他是什麼都做得出的。

馬國材 （持短刀急入）紅袍子來了，這兒沒有？

崔善慶 沒有哇，馬大哥。

馬國材 沒有，我遠遠看見他逃進來的，怎麼能說沒有？

崔善慶 真的沒有，馬大哥！什麼事跟你過不去嗎？

馬國材 他媽的狗東西，非殺死他不可。（他到處搜尋，想到崔善慶的房內去。）

崔善慶 請別跑到我房裏去，我房裏是從來不給壞人藏起來的。（崔善慶拖住他。）

馬國材 噲！怎麼的進去瞧瞧也不行麼？

崔善慶 大哥，平常的時候，你肯賞光到我房內喝杯茶，抽袋煙，坐一會兒，那請也請不到啦，可是你今天要進去尋仇，動刀子，大哥，那你就太小看了我啦！你說，我會在房子裏

藏着你的仇人麼？哈哈！

馬國材 行，崔老闊，一句話，我相信你！（晃一晃刀）狗貪的，總有一天逃不了老子的手！

（將刀插入腰間的皮鞘內去，往外走。）

崔善慶 大哥就走不歇歇腿去？

馬國材 我還要辦公去，回頭見！

崔朝明 (看着馬國材走了,向房內喊) 洪二爺,好出來啦,(沒有回答) 沒聽見麼?馬國材走啦!

洪二爺 (抖擻着出來,拭去額上的汗) 真的走啦!

崔朝明 哈哈,嚇成這個鳥樣子。

洪二爺 你別吹,給你看見那明晃晃的白刀子,你也會牙齒打哆嗦。(往前走)

崔善慶 (攔住他,搜身) 慢慢的,別在我屋子裏順手牽羊的帶那末一手。

洪二爺 (坦然的給他搜) 那我就太沒良心啦,崔大爺!你救了我的命,不瞞你說,我還在

打主意到什麼地方弄點值錢的東西報你的恩哩。

崔善慶 噢,看你小樣子不出,到好心眼兒哩。

洪二爺 唉,洪二……不,我紅疤子雖窮,我是一顆心却是擺在正中間的。

崔善慶 (正顏厲色的) 別吹牛皮啦,紅疤子,明後天不還錢來,當心我搥斷你的賊骨頭!

(走向房裏去)

洪二爺 是是是！

倪毅 真他媽的成了鬼世界，大白天明刀殺人，我還是第一次見過。

崔朝明 怎麼的受不了麼？又一個人在發牢騷啦！告訴你，有得瞧的。（轉問洪二爺）喂，到底怎麼會事爲了一件小褲子就能殺人？

洪二爺 不全爲了褲子，還有一次他老忘不了我的仇。那時他還在松井洋行打雜，不像現在這麼闊。有一天，他綁了人家一個小閨女，就藏在那個洋行裏。這事情瞞不過我洪二爺，我跟他說：「喂，好小子，有好處大家分一點。」他也回答得好：「行，你來得正好，你替我跑這趟差罷。」說着，他在袋裏掏出一片白紙來交給我，另外又拿出兩毛的角票，這才像個爺們似的吩咐着我：「你到北街胡家送這封信去，說今天十二點以前，帶五十元錢來贖他的閨女。明兒來加倍，後天再不來撕票。……今天先給你兩毛，事成了給你一塊。」當時我想，好小子，做這個買賣，才給我一塊？我跟他說至少要五元，他說：「行，事成了不會少你的。」可是他媽的，以後他賴了，不給，連一塊錢也

不給。那末，我也不是傻瓜，有一天我悄悄的跟他過了大和街，上了東馬路的茶樓，我報了公安局，把他帶住了。不是他洋行裏來頭大，保了他出來，險些兒不要他的命！那次以後，他就恨死我了。

崔朝明 哦，原來還有這麼一個好故事。

倪毅 可是，無論怎麼的，總不能青天白日的殺人。

洪二爺 那你就別說了罷，老兄！現在就是他們的世界，有什麼不能幹的勾當？我不冤你，天津這地方，你若是給他們害死啦！你家裏的人就嚷也不敢嚷，簡直有冤沒處訴。

倪毅 這話對，海河裏的那末些屍首……

洪二爺 海河裏的屍首，我剛去看了來……

倪毅 噢，怎麼樣？你看着了沒有？

洪二爺 你聽我說呀。多少人哪，男男女女，老的小的，都擠着擠着要到河邊上去認屍，哭啼啼的，連對面說話也聽不見，可是警察却不准認屍……

崔朝明 爲什麼？

洪二爺 鬼知道爲什麼，就是不承認，人衝上去就用槍柄打他媽的，那些警察真起勁！

倪毅 那末你也沒看着嗎？

洪二爺 不，你聽我說呀。我打定注意，王八日，你不讓我看，我偏要看。我偷偷的從很遠的地方溜過去。哎呀，那末些死屍，總有一二百，全臭了，大熱天，臉孔全爛得不認得！

倪毅 那末怎麼知道不是前次招去的那些人呢？

洪二爺 哎，你就別打岔，聽我說呀。我想別人不認得石富財我總認得，他的右手少一個指頭的。給我仔細一找，真的找着他！

倪毅 哦！

洪二爺 他和別的死屍一樣，身上也是一絲不掛……

崔朝明 這樣說，那些苦力全這樣死啦！

洪二爺 那還消說老兄！（無力的坐下）

倪毅（瘋了一樣）什麼世界！什麼世界！

洪二爺 有許多人在那兒談着，說是流氓自相殘殺。也有人說，是鬼子招華工，上了輪船就要寫字據：要做二三年才能回家，工錢也要做到滿了才能拿錢，假如有誰不願去的，就在晚上給麻藥迷着，拋下河去。可是誰又知道到底爲什麼死的呢？

崔朝明（向倪毅）喂，蕭漢江那傢伙，大家就這樣放過他嗎？

（崔朝明凝望着倪毅，等候他的回答，可是倪不說話，只背着洪二爺做了一個「殺」的手勢。）

崔朝明 可是他的金姑娘還等着你，你回來了要我就去告訴她的哩！

（倪毅怒視了一眼，並不回答。）

——幕快下——

第四幕

時間：

第三幕後四小時，開幕時爲夜十二時許。

地點：

同第三幕，地下室。

佈景：

同第三幕。

幕啓：遠遠的有洪亮的鐘聲響着，共十二下。昏黃的電燈在室內照着，人影在牆壁上來去。崔善慶關了電燈，打着呵欠到他室內去睡覺。隱約的聽見崔朝明的鼾聲。倪毅沉思的坐在一旁。洪二爺像幽靈似的從烟床那兒出來，街上有拉胡琴賣唱小調的聲音。

洪二爺 大家都走了，我也得睡覺去啦！（聽着鼾聲。）少掌櫃的真好睡勁兒。（走過倪毅面前）怎麼的，你還不歇去麼？

倪毅（在沉思中驚醒過來）哦，一會兒就睡。你吶，回家去啦？

洪二爺 唉，大熱天，這一帶的屋簷下全是我的家。（一面走，一面哼着大鼓調）楊六郎跑了馬……能行，忽然來了一股子宋……家兵。楊六郎在腰間掏出那根鵝……翎箭，對着他妹妹的那個鼻……樑骨……（他有意唱得很淫穢，歌聲帶着他出門，慢慢的，以至於在靜夜中消失了。）

倪毅 （迷惘的站起來，似乎寂寞得使他傷感。他站起來，走向窗前。一股月色從鋪道的窗戶中瀉進來，不由的吟哦着李后主的詞：）「……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金姑娘 （從樓梯上走下來。因為她用打火機燃了一根紙烟，所以觀眾可以看得清她的臉。她穿了白網上衣和黑香芸紗褲。除了日間（第三幕）所見的鼻樑上的紅癢之外，胸前多掛一串茉莉花。）什麼全睡啦！

倪毅 （見了她，立刻興奮起來）哦！這時候您……

金姑娘 （低聲而俏皮的）看您來啊。（見倪毅去開電燈，立刻制止他。）不用開電燈，就這樣靜靜的談談不好嗎？（看着月光瀉入。）今晚的月亮好極啦！

倪毅 你怎麼知道我來了？

金姑娘 咦，不是教小崔來告訴我麼？

倪毅 我教小崔……？（沒有說下去指樓上）那……

金姑娘 老頭？在家呀，不知又從哪兒喝了酒，醉得開口大罵，打人，好一會兒，好容易服侍他睡着了，才能下來換一口氣。

倪毅 他很愛喝酒麼？

金姑娘 喝酒？酒，簡直是他的命。天天要喝，別人跟他過不去罷，更要喝。

倪毅 誰跟他過不去呢？

金姑娘 誰都跟他過不去！今天下午……別說了，說了多氣人（少停）跟您有半個多

月不見啦！

倪毅 差不多。

金姑娘 上那兒去過？

倪毅 上……（懷疑）唉，有點兒事。

金姑娘 有什麼事？

倪毅 （佯笑）……

金姑娘 不能跟我說（走向窗前去）天氣太熱啦，到晚上也不肯涼一點兒的。

（倪毅以懷疑的眼光望着她的背影。）

金姑娘 （聽見烟床上的軋聲，回轉身）這兒還有一個烟燈沒息掉。（拿着烟燈放在桌上）

就這末一點兒亮，咱們坐着談談到怪有趣的。（她和倪毅隔着桌子坐下來，凝視着他，微

笑的，眼睛裏表示着無限深情。好一會兒，倪毅有點難爲情起來。）

倪毅 你這樣望着我幹什麼？

金姑娘 （不立刻回答）不爲什麼？就這末看看。（又看了好一會兒）鄉親！

倪毅 鄉親哦，對了，咱們是同鄉啦！

金姑娘 咱們通化現在怎麼的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吧？

倪毅 你問的是那一方面呢？

金姑娘 那一方面都好，我對於家鄉什麼全不知道。

倪毅 那你教我怎樣說呢？反正那兒是換了朝代，什麼全變得不成樣啦，不說別的，單說這幾年姑娘媳婦兒，就不知道死了多少。

金姑娘 怎麼會死姑娘媳婦兒呢？

倪毅 那還消說嗎？金姑娘，你想想就會知道的。

金姑娘 全是鬼子幹的？

倪毅 還有誰？

金姑娘 我還記得小時候在堡子外面放馬，一聽見馬賊來了就拚命的逃走，比我年紀大的姑娘們，就使勁的縛緊褲子……現在也許她們全死了吧？

倪毅 你的家住在什麼地方？

金姑娘 王家堡子。

倪毅 可是你並不姓王。

金姑娘 我原來是姓王。

倪毅 噢？（眼睛逼着她再說下去）

金姑娘 說起來話長着哩。（少停）那還是我十三歲的那年，我給人拐帶到哈爾濱。那

個人姓金，大概也是高麗人吧，我記得別人都叫我做高麗棒子。

倪毅 後來呢？

金姑娘 後來進關啦，到了這地方，又到那地方，青島，大連，北京，石家莊，全到過……

倪毅 現在，嫁人了。

金姑娘 不，我並沒有嫁給他。

倪毅 他待你很好嗎？

金姑娘 混下去就算啦！（多少有一點感慨地站起來閃着她手指上的鑽戒。）

倪毅 你也想回家去？

金姑娘 怎麼不想回去。我還記得那兒有着走不盡的樺樹林，成堆的大豆，成羣的羊馬。一到冬天，滿地全是雪，小孩兒們在雪地裏跳着，叫着，笑着，可是現在已經不是那樣快樂的世界了。

倪毅 是的，那兒現在給鬼子佔據了。可是我們一定要奪回來的，那末你也可以再回到那兒去了。

金姑娘 真是這樣麼？那就太好啦！你睡得很晚嗎？樓上還有一點兒酒，我去拿來。（矯捷地往樓上走）咱們看月亮！（很快的上去。）

倪毅 （望着他的背影，多少的不安和好奇，來回的走着。獨白。）這個女人真有一點古怪！

金姑娘 （捧了酒壺酒杯和菜碗，下來。）快來給我幫忙。

倪毅 （接了幾樣東西在手裏）還沒有醒當心啊，別鬧出亂子來。

金姑娘 不，像死豬一樣。（擺在桌上）坐下來。沒有什麼下酒的菜，就這末隨便酌幾杯罷。

倪毅 可是我不會喝酒的。

金姑娘 男子漢不喝酒！你看我就能喝！（斟一杯給他）喝！（自己一飲而盡）

倪毅 我看你有點兒古怪。

金姑娘 這是我的脾氣，愛什麼就幹什麼，愛喝酒，就痛快地喝一下。

倪毅 你和蕭漢江也常喝酒？

金姑娘 問這幹什麼？……不過，（有意無意地）我常常跟他喝，您覺得怎樣？

倪毅 我這和我一點兒也沒干係。

金姑娘 沒有干係，那爲什麼要問？（笑了）可是您可以問，咱們是鄉親，（少停）有的

人，我只要見一次面，就和他說得上來的。（同喝酒）您乾呀！（少停）您知道，一個

在外面東飄西蕩像我這樣的女人，沒有了生身父母，也沒有了家，有時候碰上一個

家鄉來的人，還不是自己的親人一樣麼？……

倪毅 我不能喝了。

倪毅 你一定知道，他們爲什麼死的。

金姑娘 笑話！我怎麼會知道？

倪毅 你剛才的臉色告訴了我。

金姑娘 我的臉色？哈哈！你是看相的！哈哈！（她已經半醉了）

倪毅 你幹嗎笑？

金姑娘 哈哈！爲什麼不笑？你以爲老頭兒的事，我全能知道嗎？您太看得起我啦！

（少停）得了，不談這個罷，咱們喝酒！

倪毅 我不能再喝了。

金姑娘 我要您喝！喝了這一杯，我不要您再喝了。

倪毅 （給她的嬌媚的眼光感動了。）好，再陪你喝這一杯。……（用手拭嘴）再也不能喝了。

金姑娘 哎呀，可糟！

倪毅 什麼事？

金姑娘 我忘記了到一個地方去。他約好我去的。

倪毅 (驚呀) 什麼地方？

金姑娘 不管他，我那來就不高興去。(起來，推開窗子，晚風吹着，哼起小調)「初次會見有情郎的面，我愛你這俊俏又溫柔，還愛你雙眸子眼睛暗地裏把情來勾……」你會唱？

倪毅 我不會。(望着她)

金姑娘 唔，那末聽我唱。(繼續唱)「用多少，花言巧語，將奴家哄上你的手。沒多時，你粗心胆大，半夜三更闖上了繡花樓，還要把情偷。闖上奴的繡花樓，一把抓着小妹妹的手，小奴家心裏雖肯，嘴裏說不出口……」(目光凝視他，他的熱情也明白的表現出來。)你愛聽這個嗎？(倪點頭，無意識地拿起酒杯，金急阻止他。)您不能再喝了。

倪毅 (在迷惘中驚醒了似的)唱得好，金姑娘！

金姑娘（熱情地凝視着他。）你愛聽？

倪毅（趁勢握着她手。）哦，你要我怎麼說呢？

金姑娘 不能說，那末您的意思是……（熱情地走近倪，舞台俊慢的暗下去。又聽見她歌聲。）

「有情郎跪在地下不抬頭，一心一意要把情來偷，小奴家寬衣解帶與我郎消悶解憂愁，賣的是風流……」

（在黑暗中，歌聲消滅之後，舞台靜了好些時。後有隱約可聞的男人臨死時的呼喊聲。停了一會兒，又有兩個男人格鬥聲，又是呼痛的聲音，似乎又有一個男人死了。再停了一會兒，聽見遠處兩三聲鷄鳴犬吠，汽車駛過的聲音，工廠內的汽笛聲，同時遠處的鐘聲夾在各種聲音間敲了五下。從暗到明，乳白色的光，從窗裏模糊的透進來。）

倪毅 瞧，已經天亮了。（他們仍在原處，不過很親密的坐在一起。）

金姑娘 唉，一會兒天就亮了！（依戀的目光望着他。）你真的今天要動身不能爲我留一天？

倪毅 這地方太可怕，我不能待下去。我得走啦。天下事本來就沒有永遠不散的。

金姑娘

（熱情地抱着他，甚至於流出眼淚。一會兒拭着眼睛，熱切的說。）你還是走的好。唔，我

也知道留不住您的，您有事要幹，待在這兒也有危險，現在我得告訴你，老頭兒有點知道了您是什麼啦，他要我當心。

倪毅

（驚慌的）他對你這麼說？（立刻脫開他的擁抱。）他當我是什麼？（站起來）

金姑娘

好孩子，老是這麼大驚小怪的，我在這兒，怕什麼？我餓啦，你跟我出去買點什麼

點心來，回頭我送您到車站去。

倪毅

這末早有什麼點心可買呢？

金姑娘

大餅包子總有的。（拉着他一同從通衢的石梯出去。當他們開了門，陽光便衝了一條

進來。可是陽光照不到的地方，仍是灰暗。一會兒，只見一個女人進來，很模糊，差不多看不清面孔。

她匆忙而飄忽，使人們覺得緊張可怕。她很快的走上通金姑娘房的樓梯。一會兒，天又亮了一點。）

倪毅（聲）我說了的，這時候買不着點心吃的。（和金姑娘一同進來。）現在你還是上去睡覺罷。

金姑娘 我不睡，我上去換件衣裳，送您到車站去。

倪毅（金姑娘已走上樓梯）不用送……（一句話還沒有說完，立刻聽到一個女人拖長的尖聲）啊！接着一個女人跌了下來，暈到在地上。金姑娘驚退，倪毅趨前。此時天已大亮，原來是李大嫂暈倒。）

倪毅 快拿冷水來！（共起她）

金姑娘（在屋子裏找不着水）沒有水。

倪毅 桌上不是有冷茶嗎？也行。（就她手內洒些水在大嫂的臉上。）

金姑娘 她爲什麼從我屋子內跑下來呢？（走上樓去）可奇怪了。（隱沒到觀衆視象之外。

一會兒，有開房門的響聲，立刻驚怒的喊叫。）不得了，老頭子和蕭大龍父子兩個給人殺死了。

倪毅 (將扶着的李大嫂放倒地上) 有這樣事麼?

金姑娘 你來看,你來看,(倪毅跟着她上去)滿身全是血!

崔善慶 (匆忙的自房中出來)什麼事?什麼事?(上去)

崔朝明 (差不多和他的父親同時出來)誰殺死了的呢?怎麼的李大嫂躺在這兒(擡着她
她的呼吸,她沒有死,還上去)

崔善慶 (下來時見李大嫂醒轉來了)你做得好事,嘿!你殺人,嘿!

李大嫂 什麼?(精神錯亂的大叫)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自語)

崔善慶 怎麼一回事,你殺了人,蕭漢江父子兩個全給你殺死了!

(倪毅和崔朝明下來)

李大嫂 我殺死了他們,不,我沒有,我沒有!(哭聲)啊!哦!我想起來了。我上去找他,剛
推開門,便看見兩個屍首倒在地下,嚇得我跌下來了。

崔善慶 那末爲什麼剛天亮就跑到這兒來?(向倪毅)誰開的門?

倪毅 是我打開的，可是只出去一會兒就回來了。

崔善慶 可是只要一會兒強盜和賊就會跑了進來。我得檢查一下失掉東西沒有？（到處查看。）

崔朝明 喂，是你……（低聲做着殺的手勢。）

倪毅 笑話，你以為我真的這末傻？

崔善慶 誰晚上喝了酒？（看見桌上的酒杯茶盆之類對倪毅說。）又是你？

倪毅 是的，晚上睡不着，所以買了一些酒喝。（不安）

崔善慶 一個人喝？

倪毅 是……當然是一個人喝。

崔善慶 可是你那兒來的這末些盆碗嘍？這好像是金姑娘家裏的。你和金姑娘昨晚

上……

倪毅 ……（很窘）

崔善慶（拿了碗很快的上去。）金姑娘，金姑娘……（以下不見人，只聞聲音）這些碗可是你的……哦，你收拾箱子打算逃走啦！這不行，你房間裏出了命案，你逃走了來連累我嗎？（拉她下來。）你得知道你是最重要的嫌疑犯。

金姑娘 我幹嗎逃走我又沒有殺人。

蕭漢江 不管是不是你殺的，你總不能走啊。（對他的兒子。）你看住他們，在這兒的人誰也不准走。我現在給警察署打電話去。（向外走）這末大的命案，我可擔當不了。（下）倪毅 他報警察去了！（似乎有點驚慌。）

金姑娘 讓他去，怕什麼？咱們沒有做的事，告到那兒去也不怕！

崔朝明 真奇怪，到底是誰殺了的呢？（低聲向倪毅）喂，我看你還是……一會兒白帽來了……

李大嫂 誰殺的？天殺的！這是天老爺有眼睛！我不殺他，別人也會殺他的……害死了我丈夫，害死了那末些的人，別說死一次，死一百次也是應該的！

倪毅

(低聲向崔朝明說)走……走……啦，不會連累您嗎？(他的話沒有說完，便聽見崔善慶的聲

音)

崔善慶

(聲)可不是，兩個都是刀殺死的。

崔朝明

白帽已經來了。

崔善慶

(聲)我本來是去報警察去的，現在碰上你了，正好，(借馬國材進來)給我做

個見證。

馬國材

(他手裏拿着馬鞭，很悲切的)哎，真是人事無常！昨天下午他還和我約好，今天

早晨同騎馬到鄉下去，誰知今天我來了，他却給人殺死了！(一面說，一面和崔善慶走

上去)

崔朝明 可糟，魁案子到了他手裏，一定要麻煩的。

倪毅 他是警察署的嗎？

崔朝明 比警察大得多，他是特務處。

金姑娘 不管誰來辦這案子，誰殺人，誰償命！只要咱們不是兇手，怕他幹什麼？
倪毅 可是……

馬國材（下來）這兇手真大胆，一夜殺死兩個。（向金姑娘）你昨天晚上到那兒去了？怎麼自己屋子裏殺死了人，也不知道呢？

金姑娘 我，我在樓下。

崔善慶 這事情有點兒古怪。（指倪毅）剛才我問誰在昨天晚上喝了酒，他承認是他喝的。後來我又看這些茶碗是金姑娘的。可見是她和他兩人飲酒作樂的。等我去問她的時候，就看見她在收拾衣箱，馬大哥，你想這不有些不清不白麼？

馬國材（逼視着金姑娘和倪毅）那末是你們倆幹的？

倪毅 人命大事，你不能隨便說。

金姑娘 馬大爺，事情得弄清楚了，才好派人的罪名兒呀。

馬國材 可是你兩人喝酒，爲什麼？

金姑娘 喝了酒就犯了法麼？他是我的鄉親，我們談談，喝了一點酒，這有什麼關係？難道

喝了酒就一定得殺人麼？那兒來的這個道理？

崔善慶 年紀輕輕的一男一女，半夜三更坐在一道喝酒，這就難免有可怕的事件發生！

馬大哥，你說對麼？

崔朝明 這不能這末說的，爸爸！她們和蕭家父子，沒有仇，沒有怨，為什麼要謀殺？我看他

們也許是自相殘殺。

崔善慶 你懂得什麼？天下那有兒子殺老子，老子殺兒子的道理？

崔朝明 不過他們父子兩個就是仇人似的，少不了你問金姑娘，她就知道得很清楚。

馬國材 這樣說也很有理由，也許是兒子殺死了老子，再兒子自殺。

崔善慶 唉，給你這末一說很對。那一把刀不是拿在兒子的手裏麼？

馬國材 （故作思索）好在仲家裏沒有什麼作主的人啦，（對金做眼色）用不着報警

察署，通知他們老婆買棺材來收殮得了。

崔善慶 這樣辦很好，大家都免得麻煩。

(洪二爺從外面進來，看見馬國材就想逃走，可是來不及，給馬打了一鞭子，不准他出去。)

馬國材 跑上那兒去？(拿出手槍) 站住！現任可跑到大爺的手掌心裏來了罷。(又是一

鞭)

洪二爺 (跪下) 饒了我罷，大爺提得起，放得下我紅袍子以後再不敢開罪大爺了。

崔善慶 算了罷，跟他計較些什麼呢？兩具屍首怎麼辦？我去叫他們家裏的人來。

馬國材 不准動，動一動我就要你的狗命！(向崔善慶) 你叫去罷。

崔朝明 可是，我看又不像，雖說刀拿在兒子的手裏，可是他身上的傷口不是從背上殺

進從胸前穿出的麼？難道誰會從背上自殺的？

洪二爺 (向崔朝明) 蕭漢江父子全給殺死啦！(崔朝明點頭)

金姑娘 假使說他殺死了爸爸，很可以逃走，爲什麼要自殺？

崔善慶 (逼近倪毅) 那末，又是無頭案！(望着倪) 我看，你有嫌疑！

倪毅 我有什麼證據？

崔善慶 行跡詭秘，我早知道你不是好人。

馬國材 你從那兒來的？對，我到不會當心，你是關外來的，是不？（打一鞭，用槍對住他）

不准動！（剝衣服，發現破綻，撕開，取出小綢子。）這是什麼？好傢伙，是暗號！怪不得你要殺死他，你是賊，胡子，哼，好大胆，到天津來犯案。（又打一鞭）快說，為什麼要殺他？

倪毅 我沒有殺死他，像他這樣的，殺死一個兩個有什麼用？

崔善慶 可是，事實擺着，不是你殺的還有誰？

崔朝明 不，爸，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以給他證明，我相信他是不會幹這樣的事的。

崔善慶 放屁，你還是我的兒子嗎？你願意跟他抵罪？

崔朝明 你不能隨便冤枉人！

崔善慶 你說我冤枉他？你也要像蕭大龍一樣來殺老子嗎？（要打他）

崔朝明 你承認蕭大龍殺他的爸爸麼？那末爲什麼又一口咬定是他（指倪毅）殺的？

崔善慶 (語塞) 你這狗東西!

馬國材 (攔開崔善慶) 得了,現在不是你們門口的時候。(向倪毅) 去,跟我到警察署

去殺人是一件事,當胡子是第二件。

金姑娘 不,不(情急),他沒有殺人!昨兒晚上我和他在一道,我可以證明他沒有殺人!

馬國材 (站在通街的石梯上,見王老爹和張大媽和羣衆甲乙丙等及其他男女進來急以槍向

他們描準,使他們想溜走也來不及。)你們跑來幹什麼進來!(張老爹和王大媽嚇得發抖,

其餘的都彼此相顧不做聲。)

羣衆甲 我們是來找蕭漢江的。

馬國材 他給人殺死了,(大家驚愕)你們還要怎樣?還要割他的肉吃?

王老爹 給殺死了!

李大嫂 蕭漢江昨兒晚上給人殺死了,哈哈,你們說這不是天意嗎?

馬國材 (向李大嫂) 你得意,那麼殺死的是你!

金姑娘 馬大爺，我可以担保。（指倪毅）他決不會行兇！假如說這兒的人誰有嫌疑的

話，那就只有李大嫂，他一個早從我房裏跑出來的。

李大嫂 不是我殺的，不是我殺的！我早說過，我看見兩個屍首，就嚇得跌下樓來了。

馬國材 那末你大清早跑進別人的屋子去幹什麼你說！（李大嫂不語。）

金姑娘 一定是她！

崔善慶 唔，說不定，她昨天多少次說要和他拚命的。

馬國材 快說！是你幹的！

李大嫂 哈哈哈哈哈！是我？哈哈哈哈哈！你們都說是我！哈哈哈哈哈！（近乎瘋狂）

馬國材 不是你還有誰？快說！

張大媽 真是你殺的嗎？李大嫂！

李大嫂 哈哈哈哈哈！

王老爹 是殺的就說，怕什麼？蕭漢江害死了你的丈夫，害死了我們的兒子，害死了咱

們大家的丈夫，兄弟，兒子，害死了我們這許多人，你殺死了他，是替我們大家報仇，你並不犯法！我們許多人都幫着你！「拼着一身副，皇帝也要扯下馬，」怕什麼？（他興奮得什麼似……）

李大嫂 是我殺的！（大喊）是我殺的！（在場的人都甚驚奇）

馬國材 爲什麼要殺他？

李大嫂 給我的丈夫報仇！給我們大家的丈夫報仇！

馬國材 你用什麼殺的？

李大嫂 用我的剪刀！（在懷中拿出剪刀來）哈哈！

崔善慶 好了，好了，現在總算水落石出了。

李大嫂 哈哈，可是我去得太遲，他已經早給別人殺死了，躺在那兒動也不能動了！

哈！

崔善慶 啊？那末不是你殺的？

李大嫂 當然不是！（全場人大驚。）

崔善慶 那末正兇到底是誰呢？

倪毅 哈哈！（其他如羣衆甲乙丙諸人亦同笑。）

馬國材 不准笑！

李大嫂 正兇嗎？是她！（指金姑娘）是她！她剛才不是說整晚和他（指倪毅）在一道嗎？

這還不是和他通姦，還不是串通奸夫殺人嗎？哈哈！

崔朝明 這算什麼！她簡直是神經錯亂的胡說！

崔善慶 不過，金姑娘，你和蕭大龍有點兒不乾淨，這可瞞不過大家。

金姑娘 這……

馬國材 那末還是父子姦殺，這一定是爸爸先殺傷了兒子，兒子年青，氣力大，受了傷還

搶着了刀，殺死了父親，後來自己也死了，所以刀還握在兒子的手裏。

崔善慶 對，這很有理由！（其他的人也有覺得對。）

馬國材 還是教他們家裏人來收殮了罷，用不着再嚕嗦了。

崔朝明 不對，無論如何不對。兒子既然給殺得從背上穿到胸前，立刻非死不可。無論多年青，決不會還有氣力殺人。

馬國材 你又有話幹嗎？又該你說話？（打一鞭）這個不對，那個不對，要你殺的才對！不是？

崔朝明 哦，那末你是說我是兇手？

馬國材 可以這末說。

崔朝明 憑什麼？

馬國材 （以手槍指着他）憑我這個！

（有的人驚嚇的叫了出來）

崔善慶 你幹嗎硬出頭？（求馬）馬大哥別生氣！我的孩子年紀輕，不懂事的！

馬國材 什麼東西，敢跟我挺撞！

(大家都靜了一會兒)

洪二爺 這可奇怪了。(少停。大家都注意他)金姑娘，那末你昨兒晚上你沒有教蕭大龍找你來麼？

金姑娘 沒有。

洪二爺 可是我就看見打你那個窗戶裏爬進去。

崔朝明 你怎麼會看見的？

洪二爺 我就在她窗戶那兒的街上睡覺呀。

崔朝明 什麼時候的事？

洪二爺 我沒有帶錶，說不上準幾點鐘，大概總有二三點鐘了罷。

崔善慶 這個你說他幹嗎？他沒有來怎麼會死在屋子裏？

洪二爺 不，你聽我說下去呀。蕭大龍進去以前，我還看見一個人進去！

金姑娘 誰？

洪二爺 先是那個人進去了，有一會兒，龐大龍爬窗戶進去，沒有多久，先進去的那個人就很快的跑了出來，驚驚慌慌的逃走了。

崔朝明 這個人是誰？你認得嗎？

馬國材 不准瞎扯！你知道些什麼？（向洪二爺）

崔善慶 這個人是誰？我想他和這個案子一定很有關係。

倪毅 當然是兇手。

金姑娘 那個人是誰？洪二爺。

洪二爺 我不敢說。（偷偷的對馬國材看一眼。）

崔朝明 說怕什麼？

羣衆等 （同聲）說呀！是誰？

洪二爺 （指馬國材）是他！

馬國材 放你媽的屁！瞎了你的狗眼！（打了一鞭）你敢誣賴我！

洪二爺 你能說不是你嗎？

馬國材 你再說！小心我的手槍走火！

洪二爺 我看清了是你的，你怎麼也賴不了。

（馬國材恨極開槍，洪二爺在別人身後急躲，崔朝明應聲倒地，大家嘩叫，倪毅猛力一脚，踢中馬國材的手腕，手槍落地，倪毅急拾起手槍，馬國材不分皂白的用鞭子打在場的每一個人，倪毅急以手槍向他瞄準。）

倪毅 站住！（馬國材不敢動了。）奪下他的鞭子（羣衆甲奪了他的鞭子，交給倪毅。）

崔善慶 （撫摩着兒子的身體。）傷在那兒啦？傷在那兒啦！（崔朝明死了，大慟。）啊！（大家都驚嘆，靜了一會兒。）

倪毅 （對金姑娘）去把蕭大龍手裏的刀拿來（地下）

洪二爺 （往外跑）捉強盜哇……出了命案啦……

羣衆甲 （用手閉洪二爺的嘴。）你瞎嚷些什麼？要白帽來放馬國材逃走。

崔善慶（走近馬國材的身旁）想不到是這末一個壞蛋（打他幾下耳刮子）現在你

死我的兒子，我要你的命。

馬國材 真對不起，崔大爺，我並不是有意要打死他！

崔善慶 誰管你有意不有意，我的兒子死在這兒！

（金姑娘拿了刀來交給倪毅，崔善慶撫尸痛哭。）

倪毅（血淋淋的將刀在馬國材面前晃了一下）說這把刀可是你的！

馬國材 不是我的！

倪毅 不是你的？昨天黃昏的時候，你追着殺他（指洪二爺）不是拿着這把刀麼？

馬國材 這……（語塞。此時，大家見鋪道旁的窗戶外有人張望一下。）

倪毅 好像伙多狡猾呀！一會兒說是這個殺的，一會兒說是那個殺的，一會兒說是他們

父子姦殺。你這狗東西自己殺人，還想將罪賴在咱們身上！現在怎麼說？（外面有警

笛聲。）

崔善慶 把槍給我，我要他給我兒子償命！

倪毅 慢慢兒的，我們要問他爲了什麼要殺死他們？

金姑娘 這個只有我知道，他昨天下午還和蕭老頭兒相罵來的，怕蕭老頭兒洩露了秘密。

洪二爺 什麼樣的秘密？

金姑娘 那我也不大知道。

洪二爺 那你說他幹嗎？

倪毅 不要你們瞎扯，讓他自己說。

羣衆等 對，讓他自己招。

李大嫂 快招！爲什麼合夥兒商量謀害我的丈夫？

王老爹 （向張大媽）我們的兒子給害死了他一定有份兒的。

倪毅 （聲音愈來愈緊。）快供！小心！你的手槍到了我手裏，也會走火的。給你打斷一條腿，

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要不要嘗嘗這個滋味！（崔善慶奪過倪毅手裏的鞭子，使勁的

打馬國材）

李大嫂 打，再打……好哇……再打！

倪毅 別打了，要他說出來，不說再打！

馬國材 好，我說。是剛才金姑娘說的，爲的怕他洩漏秘密。

倪毅 什麼秘密？

馬國材 何必再問呢！不就是海河裏那些屍首。

倪毅 那些人全是你們殺了的？

馬國材 唔……（李大嫂和張大媽用嘴咬他）哎喲……哎喲……

倪毅 （向李大嫂）不要這樣，讓他說一個清楚明白。

李大嫂 我要吃他的肉！

羣衆甲 你幫着鬼子殺咱們中國人。你這漢奸，還有心肝沒有？

馬國材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隨你們的便罷，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洪二爺 （許多警笛聲湊在一道來了）可糟，鬼子的偵察來了。

金姑娘 （對倪毅）我看你還是快走罷。

倪毅 （以槍指住馬國材的胸膛。）剛才拿去的東西還給我，快。（馬還給他那塊綢子。倪毅將手中的刀槍交給羣衆甲。）好好看住他，別給他逃走了。（對金姑娘）咱們再見罷！（急

走）

金姑娘 （拿了她的包袱追上去。）還有你的包袱哩。（深情的目送他去。）

羣衆甲 爲什麼這末狠毒，就非將那些苦力全殺了不可呢？

馬國材 這……這……（警笛聲更近。）你們放走了義勇軍，看你們有得活。好罷，招去的

苦力，爲的是挖地窖，埋火藥。

金姑娘 哦，地窖挖好了，怕他們說出來火藥堆在什麼地方，所以就把它們全殺了，不是？

李大嫂（對金姑娘）你讓他自己說不好嗎？

馬國材 是的，不讓他們說出埋火藥的地方，將他們全殺了，你們敢把我們怎樣？

李大嫂 我們要你死！

羣衆甲 說（打他）怎麼殺的？

馬國材 用毒藥毒死，用銷鑼水毀了死屍的面孔，再從陰溝裏灌水，沖到海河裏去。

大家同聲 哦！

金姑娘 幹嗎，又得殺死蕭大龍呢？

馬國材 那小子自己該死！我剛把老頭兒結果了，就給他從窗戶裏爬進來，瞧見了沒有？

辦法，只好先下手爲強，從背後一刀截進去，唉，就這末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王老爹 多狠呀，你這王八蛋。

李大嫂 黑良心的小子，（一頭挺撞倒他的胸前去。）我要你的命！

羣衆等 打死他這個漢奸！

王老爹 警察快來了，捉他到警察署去！（警笛更緊）

崔善慶 你要鬼子放他逃走！

羣衆等 活活的打死他！

洪二爺 （從羣衆中裏接了刀，走近馬國材。）現在怎麼的？你要我的命，還是我要你的命？

馬國材 （踢開洪二爺逃走，奔上前街的樓梯，大家一哄擁上去打他。）救命呀！救命呀！……

——幕急下——

（在怒吼中聽得兩響槍聲。馬國材的呼救聲停上。警笛聲和雜亂的皮鞋脚步聲漸近。）

（全劇終）

一九三六，九，二〇。

荒漠笳聲

人物：

老婦

年六十餘歲。在乾枯的臉上表現了她的年齡，但是她有相當健康的身體，言語動作上都顯得很結實，儘管她和一般的老婦一樣，本質上很仁愛也很慈祥，可是她不一定要經常表現出來給人家看見。她很理智，也許人世的折磨，使她磨練到冷酷的程度，然而決非惡意的殘暴。情急的時候，她的動作會敏捷起來，口齒也流利。但她決不是非常的人，不過是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迎。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婦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猶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杜甫：石壕吏

一個平凡的老婦而已。

媳婦

雖則不是漂亮的婦人，可是壯健而年輕，是一個能操勞，有出息的農婦。她很愛她懷抱中的五六個月的孩子，更愛她的一去不回的丈夫，也愛她的翁姑，有如自己的父母一樣。樸實，忍耐。但忍無可忍的時候，却大胆而勇敢起來。豐富的想像，善憂愁。等到受了絕大刺激的時候，她會歇斯底里似的激怒起來。

老翁

一個質樸的將近七十的老人。既和藹，也頑固，可是比較起他的老伴兒——老婦，却又常顯出他的平和了。多年的閱歷，使他相信天命不可違，然而他到底認清了誰是他最大的敵人了。

軍官

三十來歲粗魯的人。既然他是昧良心的走狗，什麼昧良心的事他都可以幹得出來。有的時候也許突然良心發現，但是自私自利的打算一番，還不能使自己超脫出來。無自信，無決心，因循苟且，無惡不作，對於他自己的主人，總算很盡職了。

兵士

時間：

一九三六年冬天某日的深夜到黎明。

地點：

內蒙某地的蒙古包內。

佈景：

一個蒙古包的剖面。在這布製的包的左右及上方，可見一勾新月掛在天邊。厚的雪積在無限的沙漠上。在深夜中，到處全是月色反射在白雪上的幽光，只有這蒙古包中一爐牛糞火發射出微弱的紅光。後面正中有一扇單開的木門，也是這蒙古包唯一的門。包的內面有炕，一盞連着灶，炕上鋪着氈和被褥之類，還有掛着的鍋和衣服。

幕開時，唯聞遠處的鷄鳴犬吠，以及憂怨的胡笳聲。老翁在靜靜的膝坐爐邊抽着旱烟。媳婦抱着睡了的孩子搖晃着自己的身體，她聽到那淒楚的胡笳聲，手觸着孩子的破衣裳，不由的感傷的

唱着歌（附歌譜）

「東北風，陣陣寒，

孩子凍得真可憐。

爸爸當兵賺大錢，

買來紮布做衣穿。

「一天哪，又一天，

還不回來同過年，

人說當兵好做官，

可是夫妻不團圓！

「炮火轟，刺刀尖，

幫忙鬼子搶地盤。
倘若有了長和短，
誰抱孩子伴娘眠？

「思想起，好心酸，

朝朝暮暮眼望穿。

上有老來下有小，

活佛保佑你平安！」

（歌聲完畢之後老翁重重的嘆氣。媳婦抱小孩放到被窩裏面去了。胡箏聲也慢慢的休止了。）

媳婦 婆婆怎麼還不回來呢？

老翁 那有這末快？她要東邊屯子裏借高粱，路上雪那末厚，又是晚上，兩三里地的路也有得走的。

媳婦 你該自己去的，雪路上又滑又暗，她……

老翁 我又沒有叫她去，她愛逞強，一定要自己去，可怨不了我。

媳婦 已經半夜了，怎麼還不回來呢？要是套了「勒勒車」去就好啦。

老翁 有「勒勒車」？唉！現在不比從前啦！

媳婦 ……

老翁 若是這孩子的爸爸不給派去當兵，那末這些地方，就不用我們老頭兒跑腿啦。

媳婦 （在收拾東西）哎……

老翁 我活了這末大的年紀，真不懂這是什麼鬼世界！當兵罷，也得要人家甘心情願，可是德王却不講理，硬拉了去。他奶奶的，不去也得去，真是他媽的鬼世界！

媳婦 可是去了那末些時候也該有一個信來呀。

老翁 誰知道？（指指算）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快過年啦，足足的七個月，不見寄一

個大錢回來，連字也不寫一個。

媳婦 聽說百靈廟那兒，比咱們這兒還要冷得利害，爸爸，你知道可是真的？

老翁 誰知道？我還是七八年前到過那兒朝活佛，記得並不比這兒更冷，可是現在世界變啦，天道也變啦，什麼事都沒有準兒。可是打仗得在雪地跑，不比咱們還可以坐在坑上歇息歇息，當然夠他受苦的啦。

媳婦 不是說百靈廟也是咱們中國的地方麼？中國人要打中國人呢？

老翁 誰知道？世界變得不成樣子啦，我是什麼也看不懂。從前咱們大家都只知道放羊種地，雖說一生一世過窮日子，到也沒有什麼危險，可是如今不同啦，要你當兵打仗，無原無故的要你去殺人，送死，只有天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媳婦 靠西首的大嬸聽人說，是意本人要德王帶兵去打，這話可是真的？

老翁 誰又說得明白？既是大家都是這麼說，總不會錯到那兒去。

媳婦 你下午擠回來的羊奶呢？放在那兒啦？

老翁 不在門旁邊那兒麼，你這時候兒要牠幹嗎？

媳婦 一會兒媽媽回來，也許餓了，我現在燒起來，回頭給她喝了煖煖肚皮。

老翁 肚子餓了，喝點羊奶有什麼用？我想她會在桂妮子家裏吃飽了東西來的。

媳婦 對了，姑爺那裏也不見有信回來，不然，他和娃子的爸爸在一道，一定會提到他的。

老翁 可不是。

（外面有許多狗吠聲，很難很響。）

老翁 怎麼一會事你聽，狗吠得這末利害。

媳婦 這有什麼奇怪？晚上常常是這樣的。也許是媽媽回來了。

老翁 不，她來了，那一家的狗不認得她。一定有什麼生疎的人進了村子，許又是鬍子來了。

媳婦 不會的，鬍子還跑來幹嗎？我們這兒還有什麼可搶的。

（狗吠聲，嘈雜粗野的叫門聲，遙遠的可聽見：「開門！爲什麼不開門！」）

老翁 你聽，這不是鬍子麼？

媳婦 我去看看。(即欲出門。)

老翁 別去，你娘兒們跑去幹嗎？

媳婦 怕什麼？我又不走近去，遠遠的看看。

老翁 (她已出門，來不及攔阻她。)你……

(老翁迷惘的關上門。一會兒見小孩給驚醒了在哭，急去拍他睡。)

老翁 哦！別哭，媽媽打強盜去了，一會兒就來的。……乖乖的睡呀，鬍子別抱我孩子去呀，

我的孩子睡得挺好的啦！……別哭啊，奶奶一會兒就帶東西來給孩子吃啦。……

(孩子慢慢的又睡了。他立起來，狠狠的嘆了一口氣，咬牙切齒的說：)

老翁 兵匪好罷，看這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有急速的敲門聲。)

老翁 誰？(驚惶的)

老婦 (聲) 是我，快開門。

老翁 (他聽出是老婦的聲音,立刻笑着開門) 哦,老太婆,是你回來啦,今晚可凍死你啦,

(開門) 輕點,別吵醒了我們的小孩。(老婦軟弱無力的走進來,老翁開了門,見老婦憤怒和悲哀浮在臉上,她緩慢的放下一袋高粱,又取下了頭巾,老翁接着)

老翁 快坐下來歇歇罷,可累死啦!……高粱借着了。

(老婦不答話,眼淚直往下流,突然用力的抱住老翁。)

老翁 你怎麼啦啊!……你說話呀,怎麼啦?

老婦 我們的兒子……

老翁 他怎麼啦?

老婦 他……

老翁 你說呀!他怎麼?

老婦 他死啦!嗚嗚……

老翁 啊!給打死啦!誰說的?

老婦 女婿寫了信回來。

老翁 (他鬆了老婦的擁抱,用拳頭拭去眼淚。) 死了! 死了! 我們就祇有這一個兒子! 我們

就祇有這一個兒子! 我們的兒子呀! 我們的兒子呀! (他瘋狂了似的倒在地下痛哭。)

老婦 (她也極傷心的痛哭。一會兒她去安慰老翁。) 別哭罷, 人已經死了哭也沒有用。你看,

告不告訴他的老婆知道呢? 她一定會受不了的。

(老翁不說話, 只點頭。)

老婦 她上那兒去了?

(又是犬吠聲。)

老翁 她去看看是不是鬍子來了。

老婦 鬍子? 又是鬍子來啦?

老翁 誰知道, 外面狗吠得很利害。

老婦 (由遠而近的喊叫着) 開門! 開門! 快開門!

(重重的打門。老婦拭乾眼淚開門。)

媳婦 (急闖進來) 快逃,爸爸快逃!

老婦 幹什麼!

媳婦 又是捉人的兵來了。

(老翁急起。)

老翁 又來啦!又來啦!捉了我的兒子去送死還不夠,又來捉我去啦!

老婦 逃罷,快躲起來罷!

老翁 我不逃,我要和他們拚命!

老婦 這算什麼呢?你能拚得過他們嗎?快躲起來罷。

媳婦 對了,爸爸,還是快逃罷,王家的老爹也捉了去,就要到我們這兒來了。

(嘈雜的狗吠。)

老翁 不,我不逃,我怕什麼?

老婦 走哇，嚷什麼呢？一會兒就要來了。（推他出門去，老翁掙扎，媳婦也幫着推。老翁出了門，又

對媳婦說：）你也去。

媳婦 我去幹嗎，他們又不捉女人？

老婦 去，他們這些狗見了年輕的女人就不會放過的。

媳婦 那末你呢？

（又是狗吠。）

老婦 我這個老太婆怕什麼？

媳婦 還有孩子。

老婦 你不用管，有我在這兒。（媳婦出去。）小心點，雪路上很滑，你扶住爸爸走得遠一

點。（停了一些時候，望着她們走了，急返身門上門。觀眾可見她和他先後往左面黑暗中走去。狗

吠聲和嘈雜的人聲愈近，她忙亂得手足無所措。）

軍官（聲）你們上那兒去，我到這兒來看看。（觀眾見他從右角上，立刻給屋子擋住，只聞

聲音) 開門……裏面有人嗎?

(老婦以身體抵住門。)

軍官

(聲) 開門(碰碰碰)快開門!再不開我踢破門的哪。

(老婦不知要怎樣才好,立刻將孩子緊緊的抱在懷裏。)

軍官

(聲) 還不開麼?操你妹子!(踢開門進來)幹嗎不開門?(掏出手槍對住她。)

老婦

啊!(大聲驚喊。)

軍官

你們家藏着土匪嗎?

老婦

沒有,沒有,老爺你是幹什麼來的?

軍官

沒有土匪幹嗎不敢開門,怕我會吃了你。

老婦

半夜三更……

軍官

放你媽的屁!半夜三更怎麼樣會搶了你的東西混蛋!(把手槍放起來。)

老婦

(他怒極,幾乎忘記了恐怖。)你到底是幹麼來的?

軍官 什麼？大爺沒有公事，還會跑到你這個狗窠來嗎？你家裏的男人呢？

老婦 男人，我家裏有什麼男人？

軍官 你沒有兒子嗎？

老婦 （懷裏的孩子給驚醒了哭起來，她急撫摩着。）誰說我沒有兒子？

軍官 好狡猾，剛說家裏沒有男人，一會兒又有了兒子啦。他藏在那兒，快叫出來！

老婦 什麼？你要我去叫他出來？我到要問你要回我的兒子！（大吼）

軍官 你這是什麼話？

老婦 什麼話？不是給你們捉去當兵了？我現在問你要人！（逼近他）

軍官 既然當兵去了，那很好，這是替咱們德王盡忠。

老婦 「給咱們德王盡忠，」你到說得很好聽的，可是這沒有咱們老百姓的份兒，你們

爲了升官發財，你們去盡忠得了。我只有這末一個兒子，現在他給打死了，他給你們

害死了！我問你們要回我的兒子！

軍官 你說話得當心點！(又掏出手槍來對住她。)當心我的子彈是不生眼睛的！(逼近她。她後退。)唔，還敢和你爺鬥口？

老婦 (搖頭表示不敢。)我錯了。(小孩又哭，她抱得很緊。)請別駭壞了我的小孩子！

軍官 好傢伙，坐下來不准動！(她坐下。)動一動我就送你回老家去！你家裏另外沒有男人了麼？

老婦 沒有了，就只有這末一個挺小的。(指孫。)

軍官 這末小的有什麼用……？

老婦 「沒有用！」(苦笑) 爲什麼沒有用呢？我的兒子給打死了，他的兒子也不妨……

軍官 閉住你的嘴！(舉槍威嚇她，她戰慄的不敢動了。)好傢伙！(走近去，打她一個嘴巴。)不看你這末大年紀，我就一槍打死你。(少停) 你的老頭子呢！

老婦 老頭子？(不敢告訴他。)

軍官 唉，你不是有一個老頭兒嗎？(他不知她還有沒有丈夫，但故意這麼詐她。)他藏到那

兒去啦？

老婦 他……他長遠不在家。

軍官 你又撒謊，今天還有人看見他在家的。

老婦 他……

軍官 快叫他出來。

老婦 大爺，你看這末一點點大的地方，他能夠藏到那兒去呢？

軍官 那末他跑到外面去了，快把他找回來。

老婦 他……大爺，他那末大年紀了，他能給你們做些什麼呢？

軍官 怎麼的，現在咱們要反攻百靈廟，正是需要人上前線去的時候。

老婦 他那末老了，也能騎馬打仗麼？

軍官 別多說廢話，快找他回來！

老婦 大爺，他真的不在家，很早就出門賣皮子去了。

軍官 什麼？這樣兵荒馬亂的年頭，他還去做生意？

老婦 不做生意沒有飯吃呀，大爺。

軍官 唔，這話也對。

老婦 可不是，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家。

軍官 那末你家裏另外沒有人了麼？

老婦 沒有了。

軍官 不見得罷，這個小傢伙的媽媽呢？

老婦 她回娘家去了。

軍官 你這老太婆又在騙我，她回娘家去了，幹嗎不連小孩兒也帶去呢？這末一點兒大

的孩子能不吃奶麼？

老婦 不，我每天給羊奶他吃。（指鍋裏的奶。）大爺你瞧，這兒我正在煮着羊奶哩。

軍官 我不相信，那有不帶孩子一道回去的？那除非她太不歡喜她的孩子。

老婦 對了，大爺，您說得真對，我的這個媳婦挺特別，她太討厭她的孩子了。
 兵士（聲）你逃到那兒去。

（從左方媳婦給兵士拖着往蒙古包這面走來，軍官和老婦聽見老婦給怔住了。）

兵士 你想逃走哇，唉，可給我帶住了。

媳婦 我不是……（掙扎）

兵士 快走！

（兵士找住她，她咬兵士的手，兵士打她，到底她給拖進屋子裏去了。）

老婦（見媳婦進來）啊！

媳婦（奔向老婦）媽媽！（婆媳擁抱着）

兵士（向軍官敬禮）報告！這個女人匆匆忙忙的逃走，給我捉住了。好像還有一個黑影

在前面跑，可是沒有看得清楚是不是人。

軍官（向老婦）她是你什麼人？

老婦 她是……

媳婦 她是我的婆婆。

軍官 (向老婦) 啊？你的媳婦？(向媳婦) 你回娘家去走錯了路是不是？

媳婦 啊……(不懂他的意思，瞠目不知所對)

軍官 (向老婦) 你現在還有什麼說的？(老婦語塞) 哼，這一下可給我知道你所說的話，全是撒謊。

(小孩，媳婦即從婆婆手裏抱過來，解開衣扣給奶他吃。軍官見媳婦頗感興趣，對她凝視頗久。但又見兵士在旁識破了自己的心情，即揮手令去。)

軍官 (對兵士) 去你的，這兒沒有你的事啦。

兵士 (會意的笑) 是！(行禮退出)

媳婦 媽媽，你一定很餓了，羊奶煮好了，你還不喝？

老婦 我不餓，回頭你吃了牠罷。

軍官 你婆媳兩個到挺客氣的哪。(在懷裏摸出香煙來吸。對媳婦。)你今年多大年紀啦?

(媳婦不答。)怎麼不說話?(仍不答)唔,你是聾子嗎?告訴我,你今年幾歲?

媳婦 不知道。

軍官 笑話,自己的年紀也會不知道麼?

老婦 她已經很老啦,四十多了。

軍官 四十多?你又在騙我,我看她挺多不過三十。

媳婦 我多大年紀干你什麼事?你管得着嗎?

軍官 我又幹嗎要管?可是你告訴我了又有什麼關係呢?(不懷好意的笑)

媳婦 (立起)得了,你打算在這兒幹嗎?這兒沒有你的事,請出去!

軍官 好,公事辦完了,自然得走。(走近她。)可是你這末年輕輕的就得守身,不是太可

憐了嗎?轉過年了就是春天……

(媳婦大驚,老婦駭極。)

媳婦 什麼？我做寡婦……我的丈夫……誰說的？

軍官 不是你的婆婆親口告訴我的麼？

媳婦 （向老婦）啊！

老婦 沒有的事……

媳婦 （奔向老婦）啊？有信來啦？他給打死啦？

老婦 （立起流淚）不過……（抱住媳婦大哭）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的……姑爺有

信來是這末說不過……

媳婦 哎呀……天哪！

軍官 人已經死了，哭又有什麼用呢？還是自己好好兒過活要緊。

媳婦 （瘋狂了似的）不，他不肯死的，我相信他不曾的，我要他回來，我要他回來呀……

軍官 死了就死了，有什麼不會死的呢？在戰場上打死一個人，那簡直太平常啦。

媳婦 真是這樣麼？不，我不相信，你在騙我，你懂得什麼？無論怎麼說，他怎麼能夠天下我

一個人死去呢？

軍官 你瘋了！

媳婦 我瘋了？笑話！你才瘋了！

老婦 喂，你怎麼的啦？快別多說話，你休憩一會兒罷。（扶着她躺下。）

媳婦 哦，天哪，丟下我一個人怎麼過活呀？天哪！

老婦 （極力抑止自己的悲哀，同時安慰着媳婦。）哦！別哭了罷……我……我……（自己亦

不免慟哭起來。）

媳婦 哦，天哪！老的老來小的……往後的日子……怎麼得了？哇！天哪！……

老婦 噢！哦！兒呀……你死得好苦呀……兒呀！你本來是不願去打仗的，可是現在……

軍官 喂，怎麼啦？我是聽你們哭來的麼？哭得人家心裏怪難受的。（打呵欠）

媳婦 你不愛聽出去得了，誰也沒有請你上我們家裏來。

軍官 喂，說話客氣點，你知道我到這兒來爲的是……

媳婦 什麼客氣不客氣人家死了丈夫哭也不准哭麼？你家裏總也有姊姊妹妹，總也有父母妻子的，假使你家裏有誰給無原無故的打死了，你也不准他們哭一聲麼？不管你怎麼黑良心，這一點兒道理總該懂得呀！

軍官 什麼？你敢罵我！（想過去打她，可給老婦攔住了。）

老婦 對不起，大爺！

軍官 好好，我不跟你女人計較，你去哭你的，可是不管怎麼哭，你家總得有一個男人跟我走。

媳婦 我當家的已經給你們帶去打死了，你還要誰呢？

老婦 我早跟你說過，老伴兒出門做生意去了，還有什麼男人能夠去呢？

軍官 誰去也一樣，公事公辦……

媳婦 好，我跟你去。

老婦 你去？

媳婦 是的，我去把他從戰場上找回來，我不想信他真的死了。

老婦 你又發瘋了啦！

軍官 （向媳婦）你真的去很好，跟我走。（不懷好意的笑。）

老婦 這不能夠。（向軍官）大爺，請別聽她瞎說。（向媳婦）你怎麼這樣胡亂說話？告訴

你已經死了，難道我還騙你不成？

媳婦 是的，也許你並不騙我。但是，他在我心裏却還是活着的。好，就算他真的死了罷，我也得把他的屍首背回來呀！媽媽，難道他死了我們就不給他安葬麼？

（老婦簡直不忍再聽下去，偏過臉又哭了。）

軍官 （也有點感動似的。）哎！你這話說得也對。

媳婦 有什麼不對的，除非狼心狗肺的人才當我的話沒有道理。

軍官 你又罵我啦。好，你就跟我去罷。換一身新衣裳，臉也給我洗得乾淨一點，太髒了

我可不要你跟我……走。

媳婦（逼近他）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軍官 沒有什麼意思，不過像你這末年輕……漂亮……（輕佻的摸她的臉，她躲開了姿勢

吐了軍官一臉的唾沫，軍官追去打她，她急逃出屋外，軍官也追出，她向左方奔，軍官喝令）

軍官 站住！（她還是逃出觀衆的視線，他怒極開槍，給在後面追來的老婦將他的手上上一托，子

彈向上飛出，媳婦未被打中。）

老婦（大喊）快回來，他有手槍的啦！

（媳婦只好回來，閉室內小孩大哭，瘋狂的急進去抱着她的孩子大慟。）

媳婦 哦！孩子，可憐的孩子！別怕！別哭！你爸爸死了，你的媽媽還沒死，媽媽在抱着孩子哩！

（此時軍官也跟在老婦後面緩慢的走進來，極度興奮之後反使良心清醒了許多，加之又見母與子的愛如此深切，他放好手槍，靜靜的坐下，他默默的獨自吸煙，繼續了好一會，媳婦因過於刺戟疲乏的抱着孩子睡着了，周遭像死一般的靜，只有遠處極哀怨的胡笳聲在奏着病中吟的第一段，配合着老婦不斷的嘆氣，許久，老婦極緩慢的爬行到軍官面前，流着淚對他跪下。）

老婦 大爺！好大爺！我求求你，別把我的媳婦帶走罷，無論如何，她是不能走的哩。大爺！你在我家裏一夜了，我家裏的情形你完全知道。我的兒子死了，他什麼也沒有留下，只留下一個不滿一歲的孫！這個小孩便是我們家傳宗接代的人。大爺！你是多子多孫的，你一定是幾個孩子的爸爸，你一定懂得，像這樣小的孩子是無論如何不能沒有媽媽的。我簡直想也不敢想，假如他的媽媽一定得讓你帶去，那末他的小命不也完結麼？大爺！我求求你！……

媳婦 （在夢囈） 哦！我知道你不會就一個人死去的，你一定會回來的。啊！你臉上怎麼這末些血呀！啊！你的腦袋呢？（驚醒） 咦！他上那兒去哪？我看見他回來了。（神情錯亂的四處張望） 呀！我又看見你哪，你的眼睛，你的臉，還有你的手！過來，過來抱住我，別讓人家欺負我！（在空中擁抱） 啊！怎麼你又不見了呢？（睜目四望） 哦！天哪！

老婦 （急去安慰她） 好好兒的睡罷，別胡思亂想。……

媳婦 嗚嗚嗚！

軍官 哎！(一手糾着自己的頭髮，懊悔着。)哦！我幹了一些什麼呀！

老婦 (給她蓋被) 孩子抱得緊一點，別讓他着涼了呀！(又輕輕的走近軍官。)好，她又

睡着了。大爺丈夫無原無故的給打死了，你教他的妻子怎麼受得了呢？！那一家沒有丈夫？那一家沒有妻兒子女？大爺假如她是你的妻子的話，請你想想，你將怎麼辦呢？……哦，我不會說話，請別生氣！無論如何，我不能讓她走，我要她把孩子帶大成人。假如你捉不到男人女人也得帶去的話，那末你就帶我這老婆子去罷。我老了，不用，可是我還能夠幫忙大爺們燒飯，補補衣裳，你看，不也還有一點用處麼？

(胡笳聲慢慢的低下去，淡到沒有。天慢慢的現出曙光。)

軍官 (望望天，打呵欠。)呵呵呵……

老婦 怎麼樣？大爺一定帶我去麼？

軍官 好，就是你跟我去罷。我也沒有辦法，上面的命令……

(兵士急上報告。)

兵士 報告那兒有一個病了的石頭子不肯去請……

軍官 (起身) 好，我去看看。(對老婦) 你收拾一下，回頭派人來叫你。(外出往後面左

首下烏鴉開始嘈雜的在天上飛鳴，也聽見羊羣的叫喊。天色又亮了許多。老翁偷偷的從左首溜進包內。老婦見之大驚，媳婦亦驚醒。)

媳婦 爸爸，你跑回來幹什麼？

老婦 快走罷，他們一會兒來的，給看見了可不是玩兒的。

老翁 不要緊，我看見那傢伙走了我才偷偷的回來，誰也沒有看見我。

老婦 那末快關上門。(媳婦關了。)

老翁 怎麼樣了？

老婦 我跟他們去。

媳婦 爲什麼？

老婦 沒有男人，女人也得去一個。

媳婦 那末還是我去好了。

老翁 不用你們女人去，還是我老頭子去，反正是快死的人，怕什麼呢？

老婦 你別嚷呀，回頭給聽見了。聽我說，你們都不能去。我們家只有這一個小孩了，我們得用盡一切方法養大他，留下他傳宗接代，所以她的媽媽不能走，留在家裏餵他的奶。那末老頭也不能去，爲的是要養活孩子的媽媽。只有我是一個可以走的人，我可以替你們受罪，我可以替你們去送死。老頭子，懂得嗎？不是我不要你去，你今後得想盡方法養活她們母子兩個，還有得苦的哩。

（遠遠的有軍官的聲音：「去把那老妻子找來！」）

老婦 呀，他們要叫我了，我得走了。

老翁 那末我們什麼時候會面呢？

老婦 好，只要我不死，我們總有一天會見面的。（開門將出去時向媳婦說）好好兒的帶

大孩子，要他替他的婆婆和爸爸報仇！

（媳婦關了門，倒在地下痛哭。老翁平抱起小孩站起來，凝視着他，眼淚滴在孩子的臉上。此時鸚啼鴉嚙羊鳴，天邊略見紅光。胡笳聲又奏着開始時奏過的曲調，只是媳婦再無力和唱了。）

——幕徐下——

附誌：偶然的記起了杜甫的石壕吏，使我想取材寫一劇本。我以為在強迫徵兵的情形之下，反駁的意味還是有用的。可是我不熟悉蒙古的情形，問了幾個到過那邊的朋友，稍稍知道一些。多謝沈起予、宋之的、姜椿芳諸兄給我幫忙不少，尤其是丁燾兄給我作曲和計劃。我希望有蒙古的朋友給我具體的指教，使這短劇得以改正。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

洋白糖

時間：

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下午。

地點：

江南某鐵路沿線小市鎮，德茂南貨店。

人物：

李德生 德茂南貨店老闆，四十八歲。

李妻 四十五歲。

李華英 李德生的女兒，在上海回來度暑假的學生，十八歲。

王老闆 裕隆南貨店的老闆，四十歲。

劉老闆 某南貨店老闆。四十五歲。

高榮堂 某南貨店的小老闆。二十六歲。

張亦鵬 男學生，亦自上海回，與李華英是朋友。年二十一。

店員 德茂店員。三十歲。

學徒 十五歲。

職員 火車站的職員。年三十五。

學生，市民，農民羣衆多人，年齡不詳。

佈景：

舞台後面，四分之一是店堂的圍壁，凸進來不少地方。其餘左面的四分之一却是凸往後面去的。平面的是工的形式。左面的極後方有門通街。門上貼有大「財」字。右方，和通街的門同一方向的有通店堂的大的半圓門。從這門望出去，可見店堂的櫃台以及裝麵的大缸一二口。極右的側面有門通內室和廚房。正中的壁上掛有「松鶴遐齡」的中幅，兩旁有一副對聯。上聯是「生意

興隆通四海，」下聯是「財源茂盛連三江」等等。這是客廳。屋的正中擺有大的八仙桌和四圍的椅子。字畫的前面有一茶几和兩椅，左方靠牆也是同樣的陳列。總之，完全是中國舊式的式樣。

幕啓：李華英和其母在剝蓮子和百合。她們坐在中間的桌旁，桌上擺有碗盆茶物。

妻

（李妻的簡稱，搖蒲扇，放下手裏的百合。）噯呀，今天真太熱啦……阿媛，上海也是這樣

熱嗎？

華

（李華英的簡稱）跟家裏差不多。

妻

真不知道你爸爸是什麼主意。店裏的生意沒有，還要請客人來吃這樣吃那樣。這樣的幾碗蓮子百合，就要化很多錢。

華

那也不能這樣說，市面鬧得這麼壞，大家再不想個辦法，那不是更不成嗎，在上海……

妻

你就偏相信你爸的話，不，也許是你爸信了你的話，市面不好，那能單怪什麼私貨不

想想今年的繭價這樣低，鄉下人都窮得像乾蛤蟆一樣，那裏還有錢上街買貨呀？

華 正是這個道理。大家窮了，所以要買的東西，也就貪便宜買私貨了。

妻 好了，好了，你的嘴是在上海練就了的，我不跟你說。你看，只講話，生活也不會做。蓮子的心是要這樣頂出來的，（從頭上拔下銀針做給女兒看。）你這樣兩塊分開，回頭浮在碗裏不難看？阿媛，多在洋學堂裏讀了書，連家常生活也不會做了。你已經是十八歲的大姑娘了，看你怎能做人家的媳婦！

華 （佯怒）討厭的……不要你說。

李 （李德生的簡稱。急從左面通街的門入，揩着頭上的汗。）點心弄好了？

妻 那能這樣快呀？蓮子百合要慢慢的剝出來呀。

李 快快，他們一下子就要來的。（少停。喝了茶。）阿媛！王老闆做人倒很爽氣。我跟他說了我的意思，他就滿口答應，等下一定來，還說他去邀劉老闆。後來我又去和高老闆商量，他也很贊成。

華 爸爸，你說那一個王老闆？

李 還不就是那裕隆兩貨店裏的，你小的時候，他們祥齡和你……

妻 什麼王老鬮，劉老鬮，別人都曉得取巧，玩花樣，祇有你是「阿木林」！做生意像你這
樣的，那就只好蝕老本！

李 那不行！玩花樣，沒有好結果，就和做強盜打搶一樣。我們家祖上幾代，都是規規矩矩
做生意的，良心擺在中間。假如不愛國，（望了女兒一眼）黑良心的，發橫財，就是後代
子孫也不會興旺的。（他捧着水煙袋走近通店堂的門，見店員在門口，便喊住他。）上半天
生意……

店 （店員的簡稱）還不是天天一樣頂多是一兩塊錢。

李 糖呢？

店 等我記記看。嘿，只有一個老太婆來買了兩毛錢糖。以外還有買幾個銅板的也有幾
個人。

李 唔，（自言自語）開年的時候進了幾包糖，到現在還沒有賣到一小半。阿媛的話講

得對，只要大家不賣私貨，只要大家不拿走私糖來跟我搶生意，糖總有人要買的。

店（低聲）我想這事情很難辦。聽說王裕隆有點蹊蹺，說不定他會趁機會買進一票。
李王老闆？他不會，他很懂得道理。（少停）哦，不過你回頭不要忘記：等客人來了之後，你要時常拿銅板撒一下，讓他們聽見，店裏有生意，要不是他們會疑心我，因為生意不好，所以要想法子……

店（會意的笑）好！

李別忘記。

店我知道。（少停）不是說上海來了許多學生嗎？（對李華英）你知道嗎？那叫做什麼？查私……

華是叫緝私隊。

妻（笑着說）小孩子能做得什麼，還不是一時的高興。

華一時高興嗎？誰愛在這大熱天氣到街上走。

(鐘鳴二下)

李 好了，好了，不要多說啦。你們快把這些拿進去剝罷。兩點鐘的火車也快到了，他們說好了兩點多鐘來的。

學 (學徒的簡稱。自通店堂的門入。) 外頭有一個客人。

李 來了，來了，快進去。(妻女都慌亂着)

學 是一個年青的先生，找師姊的。

華 哦，是張亦鵬來了，阿三，你請他進來。

(學徒自通外面的門出，立刻偕張亦鵬上。學徒下。李華英見張亦鵬很酒脫地招呼。她的母親見女兒如此，覺得看不入眼，父親也有點偏促不安。張殷勤地和李夫妻招呼。)

華 怎麼樣？全通知好了嗎？

張 全說好了，回頭到火車站集中，你也馬上就去。

(火車汽笛聲)

華 好，我回頭就去。

妻 去什麼地方呀？阿媛！

華 您不是早知道了嗎？什麼小孩子的，一時高興。

妻 不要去，女孩子在外面跑來跑去像什麼？

華 （笑）您別管。

妻 不要去！家裏客人來，你也要幫幫忙呀。

華 （作嬌）你早說過，唸了書，家裏的事什麼也不會做了。

妻 （被駁住了，可是不服氣地。）你，老是嘴兒……客人面前跟媽吵嘴，

（華張禁不住笑了。）

學 （聲）什麼？老闆！（店員聞聲即去店堂。）

（高榮堂自通外面的門上，見李華英很高興地招呼，有點土頭土腦，見李老闆。）

高 （高榮堂的簡稱）李伯伯家父有點小事，在店裏走不開，要我來一下。伯伯有什麼事，

家父一定贊成。(妻在此時急捧盆碗等從內室的門下)

李 很好，很好，請坐。

高 (對李華英) 回家了好幾天了罷？

華 唉，差不多一個禮拜了。

高 沒有請到小店去坐坐！

華 是的，很失禮，還沒有去看高伯伯哩！

高 上海很好玩吧！

華 唉，住久了也不覺得什麼。

高 看到申報上說有一個少奶奶妍了一個汽車夫，這事是真的嗎？

華 (笑) 我倒沒有留意。(回頭睜了張亦鵬一眼。)

張 你過一會就來，我先去罷。

華 還早吧？

高 (眼望着張亦鵬問) 這位是……

華 哦，這是我的同學。…… (王老闖和劉老闖同自通外面的門上。李老闖急趨前招呼，高榮堂亦跟去。趁此機會，她低聲和張說。) 他們要商量關於走私貨的事。你先去，找聽聽他們說話就來。

李 二位辛苦了，辛苦了，大熱天要勞你們駕。

王 (汪老闖的簡稱。) 那裏那裏！

張 (走到門口) 馬上就來呀。

華 好 (大家望着他的背影。)

華 (向剛來二位客人招呼) 請坐！

王 (望着華英) 喔，阿英長得這麼大啦，路上遇見會不認得啦。

劉 (劉老闖的簡稱。) 唔，日子過得真快！

李 好，大家都到了。阿媛，泡茶。(李華英自通內室的門下。李給大家的紙烟，自己吸水烟。)

劉 王老闖到小店來，談起李老闖的意思，我想這樣很好，大家商量一下……

李 市面上有許多風聲，說有許多洋白糖在偷賣，價錢不及市價的一半，這樣下去，生意很難做，所以……（咳）

（李華英托了四碗茶上，分給大家。）

王 好罷，大家談一談！李老闖，你把你的意思說一遍。

李 我沒有什麼意思……就是剛才……剛才的意思……我是說東洋人的做法太利害，處處害我們中國。譬如私貨，價錢便宜，搶掉我們的生意，我們規矩生意人……不過，所以我剛才……我不會說話……我的意思是……

華 （忍不住） 爸爸我來替你說。爸爸的意思是說，東洋人侵略我們，佔據東三省，殺了很多的中國人，要我們做亡國奴。現在又要販賣私貨，使我們不能做生意，我們商人都是中國人，都應當愛國，要憑良心不賣私貨。至於怎樣才能夠做到大家不賣，怎樣大家一條心的禁絕私貨，那就要大家來商量一個頂好的辦法。

高 (很給李華英的話感動着不自禁地嚷起來。)不錯!

王 唔，說得好。我們商人都應該有良心，都應該良心救國！
劉 到底是在大碼頭讀書的人，說話有道理。

王 但是市面上是不是真有私貨呢？這還沒有弄明白啦！
李 有的有的。旁的不說，單說走私的洋白糖就有很多很多。

(店堂中不響的有銅板響。)

王 那末是從那兒來的呢？火車站上聽說查得很嚴。

(火車的汽笛聲。)

李 要說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可說不定。

華 爸爸，不是說就是那班鹽梟販賣的嗎？

李 唉，說是這麼話，可是也不能完全說定。

高 (傻頭傻腦地)說不定東洋人用飛機從天上運來的！

王 那有的事。(大家笑了)

劉 假使真是鹽梟，那倒很難對付。

華 現在不管是鹽梟還是什麼，假如店家大家都不賣，不是他們沒法銷嗎？今後大家賣中國糖，提倡國貨，也是商人應該做的事。

劉 我想我們還是不談大題目的好。提倡國貨，自然是好事，可是中國糖的黃糖，白糖，沒有賣相，買主不要，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還有太古糖，荷蘭糖也不是國貨。……

華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我是說抵制走私的洋白糖，並沒有說抵制一切的外國糖。

高 對，我們現在只談走私的洋白糖。

王 榮堂你有什麼辦法嗎？

高 (瞪目不知所對，可是想了一想，很直率地。) 查出了那一家賣私貨，就捉起來帶枷遊街！怎能查出來呢，況且，……我想……

王 我想，像我們這樣正正經經的店裏，大家都不會賣私糖的。賣私貨的一定是些小店

家，貪小利，做出這種事情來！像在座的各位，這種鬼頭鬼腦的生意，從來就不會做。那還消說，不過那些小店也不能讓他們賣……

李 那還消說，不過那些小店也不能讓他們賣……

華 一方面不准賣，一方面還要查明私貨的來路……

高 （搶着說）對呀，我們第一要查清楚，誰賣誰不賣，我主張大家派人去查一下。

華 這很好，上海就有商人自己組織的緝私委員會。

高 好哇，我們也來一下，這叫什麼名目？（向李華英）什麼……你說……

華 緝私委員會。

李 我想，我想……（店堂裏的銅板撒得很響，妨礙了他的說話，渾大聲喊。）阿三，輕一點，說話也聽不見了。

王 寶號的生意真不錯呀。

李 不……還好，馬馬虎虎。

華 （忍不住笑）爸，說下去啊。

王 緝私委員會，唔，榮堂，你來領頭，好不好？

李 不過，那一定要王老闆……

妻 （在內喊）阿媛！

華 嚶！

妻 你來一趟呀。（李華英自通內室門下。）

高 王老闆，我們就去先查城廂。

劉 （被他那種性急的態度引笑了。）別性急，事情要慢慢的來。

李 我們先商量這個會的……

劉 唔，（李華英托點心上。）我倒無所謂，隨便大家……哦，李老闆，你太客氣，還要這樣破費！

李 不成樣子的請！

王 謝謝！

高 多謝，（對華）辛苦辛苦。

劉 德生哥真好福氣，有了這一位能幹的大小姐……

王 （一面吃一面說）一樁事，不做就不做，要做就要好好的準備，不能馬虎幹一下就算數。要禁絕私貨，單靠我們幾家不行，一定要大家不賣。假使你勸他們不賣罷，那也是沒有用的。他們嘴裏答應不賣，可是暗地裏賣了誰也不會知道，你又不是一天到晚的守住他。所以最好是檢查出來了，就對他不起。

職 （鐵路員的簡稱。自通外面的門上。）啊，王老關，你在那裏哪，我那裏沒有找到。

李 請坐，怎麼有工夫過來玩玩？兩點十分的一班車還沒有開罷？

職 早開了。

李 早開了？怎麼沒有聽見放氣？

王 （見他來了，有催促之色。但是極力鎮定。）怎麼有什麼事嗎？

職 唔，一點要緊的事。

王（偷偷的對他使眼色。）我現在這裏有點事走不開，等一下我到站上來找你。
職不過來一下只說幾句話。

（王無奈，只好聽職員的耳語。先頗歡喜，後發愁，再後又喜悅。李華英很注意他們的行動，但別人
都很坦然。）

王很好，很好，就照着你的意思辦能。

職……

王好好，我就去關照。

職那末我失陪啦。

李啊，不坐一下去隨便吃一點點心。

職不，不，謝謝，再會！（原路下）

劉有什麼重要事情嗎？

王沒有什麼……剛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們商人組織緝私委員會是極好的辦法。

不過這不能單靠我們做南貨生意的人，還有布店，繭行，都應該有人加入，因為走私貨不單是我們南貨業的海味，洋白糖，還有花洋布，人造絲，也是大批的偷運到中國來。

（在這時間，在職員去了一會兒之後，李華英不給人注意的從通街的門出去。）

高 對，這個意思真好！幸虧你想到。

王 還有，我們也不能單在這幾條街上查，我們還要到鄉下去查，因為鄉下的小南貨店一定都貪便宜賣走私的洋白糖的。

高 不錯。

李 不過……

劉 不過，這樣大的事，緝私委員會誰做會長呢？這是很要緊的。

李 這個人很重要。

劉 我看這也只有王老閩才能擔得起這樣大的擔子（很鎮靜的望着王）

王 現在還談不到這個上頭來。會也沒有成功，怎麼就談得上人選……不過公益事情，兄弟祇要做得到，一定……

（店堂有女人吵鬧的聲音。李老闖問。）

李 吵什麼？

聲 （女人的）不管，不管，退錢給我！

店 （聲）那有這樣不講理的。（捧了一包洋白糖上）你看，一個老太婆，上午買去了兩毛錢洋白糖，現在要來退貨了。

李 那有這樣的事？

店 我也是說：那有這樣的事？

李 爲什麼要退？

店 她說別人家一毛錢也有這樣多，我們賣得太貴。

李 那末你就告訴她便宜糖都是私貨呀！

店 我說了。可是她說，「我不管什麼私呀公的，只要糖賣得便宜。」

李 (著急了) 那末你告訴她，前幾天申報上登過了，私糖會吃死人的，東洋人放了毒藥在裏面，要害死中國人的。

店 我也說了。可是她說「死不死不關你的事。」一定要退錢還她。

李 (忿怒) 好好，退錢把她罷。(店員下) 哦，你們看這樣的生意叫我怎麼做？

高 (站起來) 王老闆，立刻跟着老太婆去查，問她便宜糖從那兒買來的？

李 (堅決的) 對，先要去查市面上再有走私的洋白糖，我們的生意就不能做了！

王 好了，李老闆，你先坐下來，我們不能性急，先要和別幫人商量一下，再揀一個日子，多請些人談一談。

高 不，此刻就去查！

劉 你們說的我都贊成，不禁絕私貨，我們開南貨店的全關門！

(外面突然有嘈雜的人聲。)

聲 火車站出毛病了！

聲 什麼事？什麼事？

聲 哦，大毛病，大毛病！打傷了人！

王 啊！什麼？火車站出了毛病！（靜聽）

聲 學生和警察打架！

聲 快去看，快去看！

聲 到底爲什麼？

聲 我也不知道，聽說是爲了查私貨。

（王老闖色變。李妻自通內室門闖入。）

妻 阿媛，阿媛！（問李老闖）阿媛呢？

李 阿媛不是在裏面嗎？

妻 哎呀！阿媛不在裏面呀？阿三，阿三……哎呀！她一定是到火車站去了。你這老鬼，你爲

什麼讓她去的呀！

（學徒急入）

妻 阿三，你看見阿媛嗎？

學 我看見她一個人出去了的。

李 到底是爲什麼？

妻 老鬼，死糊塗！火車站在打架呀，那些學生查私貨，阿媛一定也在裏面的呀！

高 這……

李 這……這怎麼辦呢？

（在混亂中，王老闆已偷偷的從通街的門出。）

妻 怎麼辦！老鬼，還不去拖她回來！

李 這怎麼拖得回來？這些年輕人，真沒有辦法。

高 我去罷，我去叫她回來！

妻 好好，榮堂還是你去一趟快！

（高欲下，外面人聲嘈雜中，學生，市民，農民羣衆們捉了職員上來，店員學徒亦先後從店堂門入。）

甲 裕隆的王老闆在這裏嗎？

李 在，（但是環顧周圍）啊！他走了！

高 什麼時候走的？

甲 不在？

劉 不知道。

甲 （怒視職員）你說在這兒的，怎麼又不見了？

職 我剛才還在這兒看見他的。

乙 老實說，那些洋白糖，是不是全是王老闆買的？

職 我說過是的，他答應晚上就來運去。可是操那娘，他害我？

丙 害你！你們都是一夥的漢奸！跟東洋人做走狗！

李 啊？王老闆也賣走私糖！（目瞪口呆）

丁 一大堆，總有好幾千斤！

妻 （問羣衆中一人）阿祥，看見我們阿媛嗎？（那人不理）

劉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丁 一大堆洋白糖，藏在他房裏，給我們查出來了，他還要喊強盜，要警察抓人！

甲 我們不能在這兒說了，快帶他去捉姓王的，不要讓他逃走了！

乙 去，去！

妻 喂，你們看見我阿媛沒有？

丁 帶他去帶他去！

華 （頭上負了微傷手裏拿了一小扎人造絲急上，和張亦鵬一同）大家看！不單是洋白糖，還有很多的人造絲！

甲 從那兒查出來的啊？

張 也是在他房裏。

妻 (看見了女兒受傷) 阿媛你怎麼的呢？這許多血！

華 這不要緊的，破了一點皮。

高 什麼，誰打了你？(走近她) 那個狗養的？

李 哦，還有人造絲！

妻 (掏出手帕來) 快來，阿媛包起來罷。我教你不要跑出去的，哪頭也打破了！

華 (不讓母親給她包頭) 跟你說不要緊的，姆媽！(站在羣衆中間) 大家聽我說，這人造

絲是我們鄉下人蠶絲的死對頭！有了便宜的人造絲，大家都買人造絲，我們蠶絲就沒有人買了！

戊 啊！難怪今年的繭子這樣賣不出錢！

華 這就是要我們鄉下人都死！

己 原來繭子賣不起價，都是這些走私的人造絲害了我們！
張 這是一定的，我們禁不了走私貨，中國人就沒有活路。

戊 (打職員) 原來是你們這些狗東西害死我們，打死你這狗養的！

聲 打！

聲 打死他！

己 (很出力的打職員，許多農民羣衆都擠上去。)

職 好，打，你們打……哼……哼……打得好，回頭你們看顏色！

己 看顏色？打死狗東西。(又打) 我要你這狗先死！

甲 得了，不要打他了，我們要他帶我們去捉那姓王的！

乙 好！帶他去！

高 姓王的早逃了，還捉得到嗎？

劉 捉到他又有什麼用呢？

李 (向職員) 怎麼的啦? 你怎麼做這樣的生意? 到底是那個叫你做的呢? (職員不答)

丙 那還不就是他自己,

高 他是窮光蛋, 沒本錢。

李 不, 他是一個小職員, 他怎麼敢!

張 對, 一定還有人在後面主使他。

己 不, 我們帶他去查人造絲, 要他自己招出來。把那些人造絲, 全放火燒掉!

張 等一等, 要他說出來誰是主使的?

高 對, 我們要澈查!

戊 不, 先查了人造絲再說!

(農民羣衆拖職員下, 學生和市民們想阻止, 但來不及。)

劉 算了罷, 算了罷!

高 爲什麼?

劉 這種事是不能再追究上去的！

（大家覺得他的話中意思，靜了一會兒。）

李 王老闆真利害！主張緝私最起勁，自己就販私貨

高 查，一定要立刻查，大家同去查！王老闆方才要慢慢的查，我們偏要查得快！

華 現在大家明白了，東洋鬼子拚命的推銷走私的人造絲，就是要我們每一個鄉下人都窮！

張 同樣，我們再吃走私的洋白糖，也就是要我們都窮都死！

丁 先燒人造絲！人造絲是我們的死對頭！

張 洋白糖也一樣，洋白糖多了，大家都……不但是中國糖沒有人要，中國人的錢都讓鬼子拿去了，我們要……

華 對，我們不吃洋白糖！

甲 我們賭咒不吃洋白糖！

李 可是，正路的洋白糖……

丁 不管走私不走私，大家不吃洋白糖。

李 不，不走私的還不要緊。

丙 可是我們怎麼認得呢？我們買糖的時候，我們說是走私的，他們說不是走私的。

高 那末中國的紅糖黃糖總是認得的，大家買紅糖黃糖吃好了。

華 對！大家以後都吃中國糖！

李 （決然）好，我們可以犧牲，我們南貨店以後不賣洋白糖，不管走私不走私，我們全不賣！我店裏屯的洋白糖，我可以封起來，大家不准賣！誰賣洋白糖誰就是……（口噤）

華 誰就是漢奸！

李 對！

高 那還是照我們先說的，我們商人自己來查貨。

劉 我的糖也封起來，誰再賣洋白糖，誰就不是中國人！
 張 我們大家都不吃，大家都不賣！看他們運來了有什麼用！
 高 不錯，大家不吃，大家不買，大家不賣！
 羣（大家同聲） 不吃洋白糖！永遠不吃洋……

——幕急下——

一九三六，八，十五。

執 筆	試的創集 書作體
凌 鶴	張凌起夏洪 庚鶴子衍深

後記

這是我們受難的時代，是奴隸們大動亂的時代，也是中華民族爭取自由獨立苦鬥的時代，更是世界在從舊翻新的偉大的時代。

在這大動亂的偉大的時代中，我們苦鬥着，我們受難着。因為民族自救的巨浪在日益增長的澎湃起來，而中國最主要的敵人，爲了妄想吞噬整個的中華，爲了企圖征服這不可征服的民族，對於我們同胞，除了使用一切慘無人道的戰爭武器實行殘酷的屠殺之外，還無恥的陰謀暗殺。關於這類事實，差不多每天都在新聞紙上發現：

▲天津 海河近數日來所發現之浮屍，已達二十五具左右，二十五日晚及二十六日晨又有五具，已引起各方之注意；蓋去年同時期曾陸續發現四百具之多。津市府令警察局嚴密調查來源，此事已成爲此間一般人士談論中心，因所發現之浮屍，既無婦女，又無老少，純係壯丁，屍身並有傷痕者，顯係遇害後被棄於河中。且發現地點均在津市區，上游從無一具云。（廿六日中央社

電)

接着申報天津通訊，說明天津公安局對於這事件頗爲關心，「每日輪流沿河南岸晝夜偵查，」甚至於「偵騎四出，」可惜的是始終「無破綻發現。」當然囑從「敦睦邦交」到「經濟提攜」的情形之下，公安機關的伙伴們不免是白白費力一番的。不過儘管不給老百姓說明事件的真相，而人們的揣測之詞總是不妨有的：「最近某方在津市招募勞工出關，由漢奸四出拉攏，應召者每日不下千人。此輩勞工並非完全出關，盛傳某租界內，有極偉大之秘密工事，某方即以所召之勞工，強迫充任工人，但爲防洩漏機密計，每一工作完畢，即將其捲入海河淹斃，以圖滅口。」這一說有偵緝總隊研究的「三大疑點」可證：「一，以年齡論性別論，何以均係二十至四十之中年男子，而無一老幼婦女？二，以屍狀論，多係苦工模樣，而無刃物或棒棍傷痕。三，數十具死屍，竟無一屍親認領，亦無宣告失蹤或尋人者，必非本地或附近居住之人。」這和「自冀魯內地來津謀生之苦工」相符，雖然「某方之秘密工事爲何，以無佐證，仍難認可確實。」其實我們相信這是永遠不會給

老百姓道破其中祕密的，譬如去年那一次四百餘具的浮屍，不是到現在還不會調查明白嗎？許多事常使我們無可奈何的哭笑不得。

但是儘管我們對於這事沒有過問的權能，可是我們却不能遏止自己心頭的憤怒的。而我個人雖然受盡了人世的折磨到底還不甘屈服成爲消滅了人性的奴隸，於是在去年夏日我寫了這黑地獄。也許在製造浮屍的兇手們的眼中看來，我這樣寫作，不免是阿Q的行爲，然而當人們在舞台前聽着了奴隸們的吼聲，總會感受到和我心頭同感的憤怒罷。

黑地獄雖然採取了實事做題材，但是它決不是「報告戲劇」，因爲它還注入了大部份想像的成份作爲劇的結構。我以爲現實主義並不如人們所說的對事物的實攝，有如照相一樣。我不打算寫成「報告戲劇」，但是我有心使其真實性濃重起來。

據廣州一位不曾見面的朋友寫信來告訴我：今年三月黑地獄在他們藝術工作者協會劇戲組的演出之下，曾經獲得空前未有之多數的觀衆。我相信這不完全是劇本

的力量，不過可怕的題材，不能不使不願做亡國奴的觀衆們驚心動魄。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演出的效果，以致不能知道那些地方還須改訂。

在最近期內，就我所知道的有如下的劇團在籌備公演此劇：南京國立戲劇學校，上海四十年代劇社，上海大學劇人協會，螞蟻劇社，私立上海中學等等。正當天津、海河又在天天發現浮屍的時候，他們選擇這一劇本，自然不是偶然的了。可是檢查機關顧慮甚多，而上海租界當局更是百計爲難，如此情形之下，是否能如願演出，不得而知。

今年四月，在江潮怒吼的黃昏，我和田漢、馬彥祥、阿英……諸兄，從揚州、史可法的墓上回來，我們坐在渡過長江的輪上，讓寒風拂衣，浸入肌骨。我不敢當風長嘯，只見浪花追逐，不免驚駭不已。想像着三百年前的抗戰英雄史公，他那甯死不屈的精神，不得不肅然起敬。而如今只有滿身掛着勳章的人們，屈辱偷生，甚至於賣國求學，能不從嘆息而憤怒麼？……我當時沉默着，不哭亦不笑。忽然彥祥兄向我問道：

「我現在在導演你的黑地獄，你在處理這劇的方法有什麼意見麼？」

「哦！」我從幻想中驚醒過來：「關於這方面，我沒有什麼固定的意見。不過我以為有兩種方法任我們採取一種。一種是強調着鬧劇（Melodrama）的形式，這比較的容易收得效果，我想；因為劇本本身是相當「麥羅」的。不過另外一種那就比較麻煩——我希望你在導演方面縫補劇的缺點，用很沉重的調子使劇的空氣滯厚起來，甚至於是從憂鬱到苦痛。這樣並不必強調「麥羅」而演出的效果，一定可以超越劇本所預期的以上……」

「唔，不過前一種方法是易於討好的。」

以下我們還重覆的談了一些，可是沒有在此記錄的必要。也許在我立場上來談導演方法，簡直就是廢話，在舞台上，導演是劇的再創作，寶明的導演，決不會受劇本的束縛，而使劇本更發揮出來。既如此，難道我還有權能要求怎樣導演麼？

關於「鬧劇」我似乎有在這兒說明一下的必要。我不歡喜「鬧劇」。我差不多常常避免這種方式，因為我到底覺得這是寫作方法的「小路」，它抓取觀衆的情緒總不

免是有意舖張，甚至於是生硬的弄巧反拙。但是在這劇本中我意識的採用了這一方式，尤其是第二幕最爲明顯。那末爲什麼我要如此呢？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我過於熱情的希望這一劇能引起極多的觀衆之共鳴，我要把從千萬人們中所得來的憤怒變爲更多的千千萬萬人的憤怒。於是我得用我能力所能達的力量完成我的工作，即使是使用自己所不善使用也不願使用的方法，我相信「鬧劇」在這種場合是不妨使用的，那末我暫時犧牲了自己的定見而「麥羅」這對於自己未嘗不是一種損失。敵人在極卑鄙殘酷的殺害我們，侵略我們，難道我們還十分顧及個人的潔癖麼？當我們無暇選擇武器得和敵人肉搏的時候。

因爲荒漠笳聲和洋白糖都有關於「國防」，所以也收在這一本書裏面。這並不是說凡有關「國防」的都盡在此，至少我還有三幕劇死前的歡笑和五幕劇和平與戰爭，假如也收集於此，那未免這一本太厚了。只好另集二冊。因爲荒漠笳聲和洋白糖，既都是短劇，不能成冊，假如湊合其他幾個短劇，如夫婦之間和五十萬元之類（即二二六六二

二、總覺得調子不合，而又不忍任其散失，雖則洋白糖是洪深夏衍章泯諸兄之集體創作，也大胆的排印於此，請原諒！

一九三七，五，二十，蒲石路。

校後補記：六月十二日，我從上海到南京去看戲劇學校的學生在馬彥祥先生導演之下的黑地獄。他們告訴我一個使人苦笑的消息：××大使館對外交部表示黑地獄有要求禁演的意思。於是外交部給劇校負責人電話，不要擴大宣傳，××人來看戲的時候，不妨招待好一點。果然十一日晚來了二十幾個××人，第二日晚場我又看見一×人坐在我前面聚精會神的看戲。——這種事，在南京，上海差不多是「司空見慣」的不足為奇，多少愛國戲劇或電影在這情形之下以「有碍邦交」的批語給查禁了，果然同月十六日，上海大學劇人協會在杭州上演時，明令禁演，同時上海四十年代劇社也同樣遭受禁止排演的命令。幸蒙浙省當局，很原諒上海大學劇人協會精神和金錢損失的苦衷，准許刪改上演。於是「一方面將「鬼子」改成「他們」，地下室中的××廣告全行取締，「浮

屍真象」不准說明等等，一方面又得遵照××長的意思改得「積極」一點，再一方面，是杭州各報紙對黑地獄的宣傳，受命取消，以致營業上大受損失；這些都是我親眼看見的事。以後據說南京的報紙登載着黑地獄查禁的理由：是什麼「淺薄」、「幼稚」之類，這對於我確是「苦痛」，可是一想到夏衍熊佛西二先生的賽金花也在「毋無瓦全」或「侮辱國人」的罪狀之下給禁演了，我還能有什麼可說的呢？在半亡國奴的情形之下，難道我們還有所謂「創作自由」麼？不過我確信中國是不會亡的，我也還要寫國防劇本的，願與讀者諸君共勉之！

七月十日，宛平抗戰的開始。